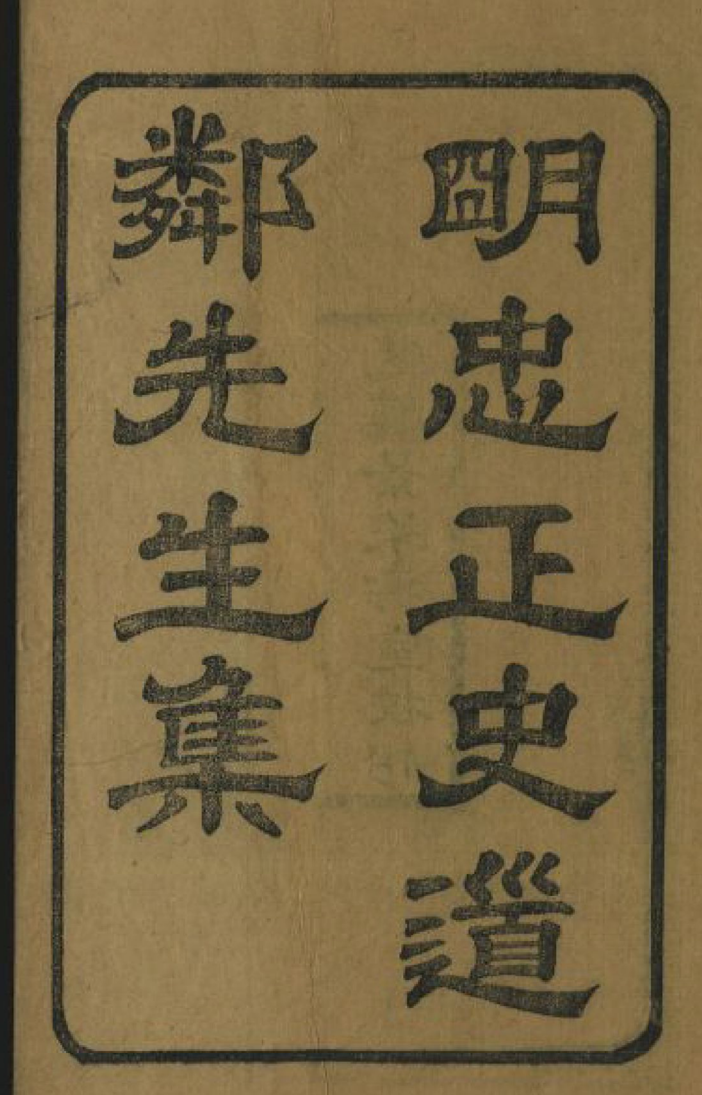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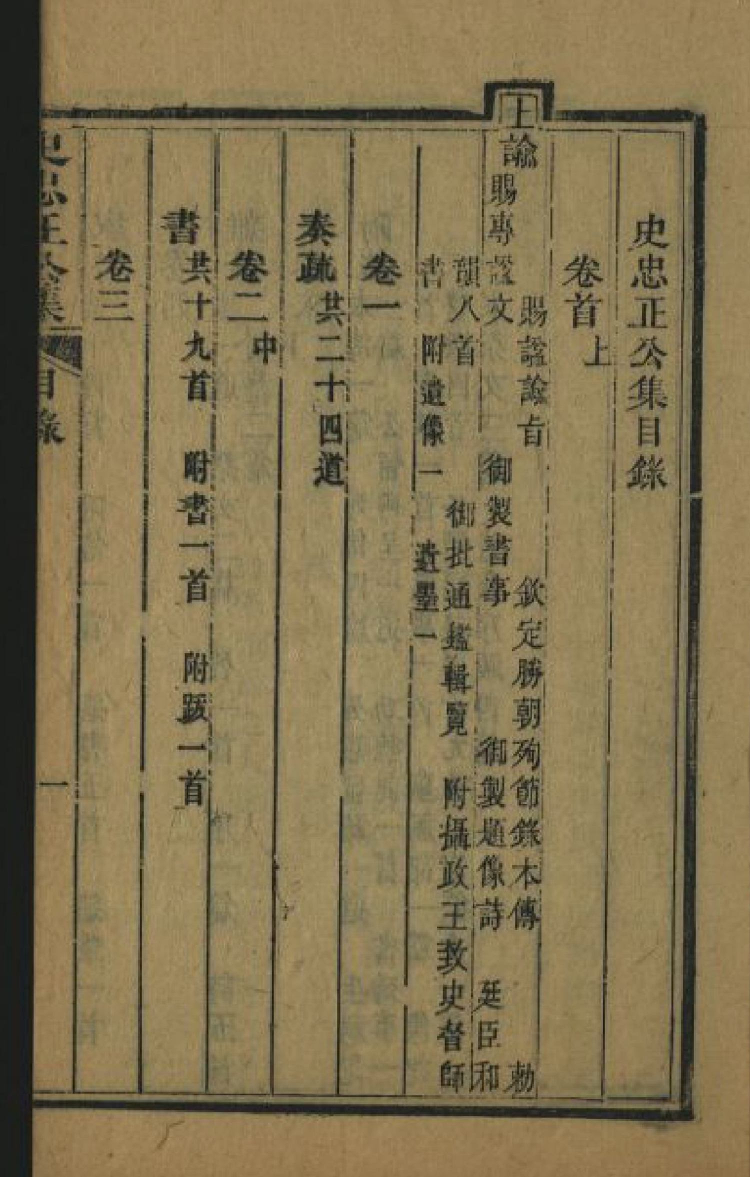
道鄰先生集

德明琴先生存

道鄰 廿六年九月


明忠正史道
鄰先生集

同治七年戊辰春月
楚醴景萊書室校刊



史忠正公集目錄

卷首上

卷一

卷二中

卷三

史忠正公集卷首

江南揚州府甘泉縣學生員臣史開純恭錄

賜謚諭旨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諭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
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傳徵据傳聞未暇徧
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
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
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
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
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
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
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
心亦幷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幷且流離
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
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
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幷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
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
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
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獨雄然跡其冒鏑攖鋒竭忠
効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
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
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祟禎
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切齒
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
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奬
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

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
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
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
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
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所有應謚諸人
幷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大學
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幷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節錄本傳

史可法大興籍祥符人崇禎初進士由推官入戶部至郎中出任守道巡道監軍江北屢擊敗流賊馬守應羅汝才李自成等於桐城潛山滁州盧州遷安慶巡撫提督軍務連敗賊英山六合丁憂服闋起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兼僉都御史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潛南河釐漕政擢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奏行更新久弛武備八事聞李自成陷北京誓師勤王渉江抵浦口遇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發兵迎福王由崧於淮安衆推可法輔政南京士英旋入閣改可法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淮揚追敘江左戰功加秩至太傅兼太子太師李自成爲我

盛京兵擊敗西竄可法疏請分責江北鎮帥經理山東河南自餉精銳直指秦關扼流賊歸路士英靳餉不發諸鎮遂巡自相攻奪可法受王令驅除講彌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素善飲酒在軍中絕飲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無殽可佐取鹽豉下之嘗言今非昔比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每繕疏聲淚俱下入援抵燕子磯令救盱眙乃趨天長聞泗州援軍覆沒急返揚州檄徵

各鎮兵無一至者率在城文武登陴禦戰以舊城西門險要
自守之
盛京兵用大礮擊城西北隅遂克城作書寄母妻自刎不殊一
參將擁出小東門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執就刃死時
本朝順治二年四月明史有傳

勅賜專謚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取義成仁式著艱貞之烈易名表行爰昭獎勵之公
眷致命之可風曩跡未湮於異代期扶綱之攸賴休稱允協
於千秋爾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
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恆仗節以無撓殉義從容竟
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崇祠用隆秩
祀示表章於往籍載錫嘉名象厥生平謚爲忠正於戲溯流

芳於頑廉懦立節或重於泰山彰定論於世遠風微榮更逾
於華袞幽光特闡鑒當年皎日之心正氣咸伸勵萬古疾風
之節欽茲茂典慰爾英靈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
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
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
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
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
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
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
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

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也乎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幷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僞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御製題像詩

（謹案卷端有御題褒慰忠魂四字）

紀文曾識一篇篤乎謚仍留兩字芳（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核勝國殉節諸臣事實定議乎謚可法得謚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像斯覩矣牘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幷命復書藏卷內千秋忠蹟表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畫像幷其家書裝卷呈進乞書御製書事文因成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事一篇及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卷內卽以此卷郵發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幷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乾隆丁酉仲夏御筆

奉

敕恭和

御製元韻　臣于敏中

遺像留傳殊鶴化忠魂來往與梅芳可法殉難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揚州郭外之梅花嶺見明史本傳前身何必定信國史載可法母夢文天祥而生御製文斥其附會內患那堪甚李綱可法內扼於馬阮猶李綱之沮於汪黃而士英大鋮之奸邪誤國更甚且兩王庸闇幷不及宋高宗可法遭之尤爲不幸也附卷一書

天地量易名兩字日星光

聖人有作敦人極臣與榮焉載筆揚臣敏中奉敕敬書御製書事文於卷內與有榮幸

披圖對影風還凜　臣梁國治

奏御選題蹟愈芳

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留正氣在三綱梅花祠古衣冠冷江水瀾澄日月光有

詔和詩兼刻壁小臣何以奉賡揚

臣 沈 初

一載小朝猶草勁百年遺廟有椒芳狼烽夕照城空守燕
子春燈政不綱餘閏尙難儕昰甚中興無望繼高光易名
題像因
垂教匪僅
褒施毅魄揚

臣 彭元瑞

鬚眉正氣遺圖黯涕泪家書淡墨芳留豹
文起六一記遺像得荷天題光昭萬古歐陽修爲王彥章作畫像記不足言矣獲麟
筆歷紫陽綱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萬世特筆直軼春秋刱紫陽儗經乎臣與修明紀綱目常深悅服殘
縑入市偶然得
褒綸從
天與有光臣奏對次恭懇御題榜遂恩允遙識梅花嶺祠外江聲無復舊波
揚

臣 董 誥

存書
錫諡曾褒烈
宸翰

吟題再闡芳用敎爲臣與爲子
特標之紀更之綱已無骨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幷光
天與孤忠千古在漫傳仙處浪稱揚見卷中跋語

臣劉墉

成仁取義當時凜斷楮殘煤異代芳獨力自甘支敗局偏
安誰共整頹綱衣冠葬處風煙古面貌傳來縑素光勝國
孤忠宜領袖特膺
天筆賜褒揚

臣金士松

青燐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留百世芳亮節堪教臣作鑒
天題直與史爲綱
附書錫謚誠無忝國信家言兩有光遙想靈祠風颯爽大荒披髮
倘飛揚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在
褒題
天筆爲留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衣冠書不
滅名因

日月誌彌光曩祠想像梅花外江表淸風萬古揚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

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并命大學士于敏中

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

儲貯著發交寅著令將此卷弆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

并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永遠至此卷

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守勿使稍致污損

將此傳諭寅著知之欽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恭照節錄

甲申　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我

大淸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夏四月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

崧監國於南京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並爲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五月明福王稱帝於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

入閣辦事

九月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冬十一月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乙酉順治二年明福王由崧弘光元年　夏四月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攝政睿忠親王致史督師書 增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

除狗鼠入京之日首祟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
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
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偶秋高氣爽
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
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
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
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
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
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
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
二日儼為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
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
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

王宜勅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

負

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幾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輙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卽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忠正公遺像

恭候
太々
楊太々
夫人萬安北兵于十八日圍
揚城至今尚未攻打
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
法早晚必死不知
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
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々
決斷也
太々苦惱須託
四太爺
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
兒好歹隨他罷了書
至此肝腸寸斷矣
四月廿一日法寄

史忠正公集卷首終

史忠正公集卷一

維揚史氏後裔原刻

楚豳景蓮書室校刊

奏疏

請濬河濟運疏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奚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爲害卽以國朝言之洪武二

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潁至壽州正陽鎭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堌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墻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

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石久圮立見衝崩淮揚之閒盡爲沼矣所求椿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況河幷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勅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

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祚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濟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覯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既設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爲最要次之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贊各衙盖謂至尊在北諸臣留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恭遇殿下郟鄏鍾祥豐鎬奠鼎萬幾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參贊則舊帶守備參贊各衙皆當裁去惟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卽以大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倣五軍神樞機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副參遊

都四員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其本營兵額不敷聽於別營選撥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營用兵六千名以兩參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奸也此外則併神威振武為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參分領以一勳臣總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為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重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勳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屬操臣禁律另彙及護陵者另屬勳臣外其餘凡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然不亂矣此整飭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僉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府用僉書勳臣一員提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圍子手以及錦衣鑾輿等司應用軍校為數甚多此時律軍俱入伍操防不便多掣權擬招選大漢將軍三百員紅盔叉刀圍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城直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拱護之用以勳戚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

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卽弱如六朝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閒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盧六以淮揚泗盧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卽屬其分界之內盧城距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旣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洶洶告急臣奉命督師卽當啟行今請速頒勅印以便行事又各項軍器所需不貲臣在南都造過紅彝滅賊等大砲及鳥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難緩不得不於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於兵仗局發明銅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於供應機房發駁閒雜色緞一百疋幷內廠前買解京白布二三千疋爲釘甲表裏及棉甲等用於兵仗局戌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

把爲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團牌二千面爲守城及船上選鋒遮洋之用於各營取原發紅彝砲五千位滅賊砲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鍋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觔爲打造鑼鍋之用此應用軍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錢糧除貯淮揚之銀聽臣察取泊河湖之米聽行收貯應用此外尚須二三十萬金攜帶前行容臣於江上迎催解北之銀題明留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少者也統祈聖
裁允行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遇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眞切中膏肓合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卽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纍纍降賊者當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

甡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冢臣愼
言復行舉用諸臣旣謂不可公廨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
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闤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
耶臣辨冤不逞分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
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
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欹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騄處分疏

題爲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鎭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實未
預知初至不無騷擾及鎭臣旣到取犯兵斬之以狥日不下十
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
騄一味偏狥聽城中百姓日於河邊草隙取零兵殺之因是結
釁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無
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位次
操戈而羣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於道臣始則
乖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泰州矣罵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
適所以害之也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勅下處分以諭三軍以
諭百姓一面察其首惡立重創之庶綱紀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州疏

鎭臣高傑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旣有釁隙則向後不無提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卽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爲不根之言如鎭臣黃得功到儀眞安插家眷或謂高曰此乃與爾兵爲難者於是高兵移野以待及臣至或又謂高曰此來非眞心特爲爾至此兵疑臣將疑臣卽傑亦疑臣臣惟處之以坦待之以誠數日閒傑亦諒臣心事矣臣昨與鎭臣議無以家口之故致兵民水火誤練兵勦賊之事將傑兵移駐瓜洲瓜卽江都縣轄距揚四十里有城有水資給日用較揚更便惟時爲鎭臣劉澤淸標下官兵未去俟澤淸赴淮卽可移駐并議傑標下副將李成棟一旅目前暫駐六合黃得功汛地隨當移駐盱泗計隨至瓜者不過十分之六七耳安頓旣妥卽選銳北行傑在瓜臣在揚調停兵民猜嫌可盡釋矣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逆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賊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已授首據撫臣黃家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劉崇岫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勦闖逆

已經發牌南來而舊輔謝陞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州諸紳遣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財貨於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訖青州紳士軍民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陛下進膺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尚未遍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即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即諭該部院選廷臣有才望者賚監國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勅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遍知庶人心有歸掃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傍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甯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

時畿輔閒必不爲我所有但既能殺賊卽爲我復讐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讐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敵兵聞已南來內冦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旣示我弱益見敵強不禁歎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勅兵部卽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覈議應用銀幣速行置辦幷隨行官役若干應給靡費若干一幷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欸出不爲無名而滅冦端在此舉矣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罔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已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維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帝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

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
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勾
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
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構
桑土斯謂辛苦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
望慨然流涕興思及此恨不能疾趨陜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
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
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
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疆日失

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
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啟運之時亟圖報讐雪恥之舉獎率
諸臣卧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兒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
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
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即位也出入必令人
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其究也志倦
垂成以荒湛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
中外臣民倡也不然皇上既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麯糵

沈湎事業或竊於夢醉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士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讐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累卵且汀漳南贛閒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輿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鬬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鷸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厲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重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絶少遇清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卽偶出特

飭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卽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由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讐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御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御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摭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璘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爲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讐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卽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卽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卽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爲危疆督撫或爲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爲戸工堂屬或爲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清關陝以歸全盛耳特慮兵戈擾攘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

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涼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卒援之庸人況今已陷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禦寇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塡西北使無致嘆於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足蠅營眞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眞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臣意宜倣保舉法通行直省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資以路費赴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該科指叅其有懷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眞才一體錄用有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即桑梓亦可權宜徑用乞勅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旅趨北援鎭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

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未加亦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讐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卽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姑寬卽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垢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請出師討賊疏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密請恢復遠略激勵同讐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竊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遠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

謂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難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北廷一似君父之讐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難成一旦南侵卽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沈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

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蔞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贊御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莅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遇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讐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

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効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擬加恩一欵特為删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後似宜愼重專待眞正戰功使行閒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衎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讐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幷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

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閒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偽官一到爭恩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偽牌斬一偽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偽牌到碎之偽使到斬之賊逼河上則邀擊而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皆躑躅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頃又報收復宿遷偽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為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讐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敕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民及行閒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敘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請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張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遠而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讐亘古希聞於今為烈昔漢文帝

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陵之栢欲卽殺之曰我不殺則為不孝覩今日九廟諸陵蕩然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讐未獲先誅事仇之人執法將申竟多舞法之吏臣敢略陳膚見冀聖明採擇焉一議緩決夫元年停刑此承平之繼統則然若上位失而復奪宗社危而再亨則當速誅大逆上平天地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斬奚珣等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卽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無辭若偽防禦武愫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尚敢在中興嗣統之後不棄於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旦夕而甘心者也一議贖辟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寬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環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敗履殘簪堪復寬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擬於何人既藉先帝以肥家又貪溫飽而貰罪異日卽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贖為萬變不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尚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総計六等中止決四人絞八人又贖及絞則殺者四人耳犁炳方允昌宋獲則殺者二人耳先帝嘗難一門而諸臣逃死十九亦何以謝閫宮之怨乎一議錄用夫臣節既虧他無足錄數月

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呈其頤頰前途如此後效可知乃皇
上於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棄家來歸如東晉過
江避亂收卞壼庾亮等百人今倣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
諸臣有受國恩而思漢去墳墓以閒關者從賊諸臣應不在此
例若從賊之棄家可用則在籍之棄家者今布滿江東當盡還
其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
縉彥衛孕文之督師防河時敗之開屯施鳳儀黃國琦之贊畫
既任封疆各有應得之條分附諸等之末亦法之正也一議存
疑夫大逆固難宥加但聞拜首賊廷羅織殆遍錦衣策馬充斥

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枉則亦何枉若以摭拾風聞誰屬仇人
之口至欲硬求對證惟呼先帝之靈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
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搖敵則謂之罣議而若
難斷鍊此特刑官嚮法之巧諸臣營脫之由耳卽如應常盡逆
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學濂一人尚云行察定奪則猶之疑
也臣謂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懸科也以上數條謹就
前案參論而臣更有議焉一曰收漏逆昔李綱以圍城中不執
節者皆欲論罪比鬪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邑偉業非先帝
特簡者哉賊至而污敵來再屈與曹欽皆以原官而銜僞命頓

又自北逃歸矣臣恐二臣而外實繁有徒乃萬口共傳六等不及非家勢庇之親朋諱之卽多金脫之門生故舊百足以營之應令諸臣各舉確知補牘入告若武臣元勳戚畹屠戮殆盡而營衞等職竟無一人與文臣同議恐無以服受罪者之心一曰嚴逮治昔唐復東京獲僞官三百齊下京兆獄付李栖鈎等治之而今者獄無多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暮下里門騶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竄跡他鄉方拱乾之逍遙故土縱而不緝爲失法緝而不至爲抗命徒使詣闕來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或求脫而委罪於家屬或姑縱而觀望於歲時賄賂公行催提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伏乞陛下嚴諭諸臣搜剔遺污肅清弊案知木吏之無情面使錢神不敢爲奸三尺定於萬年兩觀傳於一日庶叛逆誅而神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勅下法司立賜施行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遘此閔凶眞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恢復勝著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

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卽使所用皆賢已廢卻一半况以意氣相激化成恩怨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仇之計卽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爭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沈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淸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蘖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眞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閫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鎭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諉非諸鎭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鎭何等厚恩皇上之封

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之鬬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讐雪恥爲心備乃車徒穀乃甲冑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破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者也然閫外所覩者廟堂廟堂所覩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綸綍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緊急防守疏

竊照靖南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弟之盟傑既死事疆埸決無乘危圖併之理其引兵東下蓋慮高營兵衆未免乘亂紛紜故移師彈壓耳不然四藩並建義重

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旣為傑請卹恩請襲爵廣昌伯劉良佐亦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同仇之誼乎揚之兵民風聞傳譌閉門拒守視若讎仇將得功本心無以自明於天下此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揚州自當善為調處惟是目前急著莫先於守河高兵之所守者歸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闖渡歸徐失而三藩之地皆危矣察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即發兵一旅赴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有副將李成棟而河汛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兵除徐州舊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閘此亦無固志臣已再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疆必須發兵協防措糧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邳宿孤懸河北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整營待戰之兵不應為分信零星之用即派防河上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主兵守城之理今准淮撫移會欲撥臣標二千衆代為守邳是明明置邳於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之餉可僅僅守一淮上乎所當急發主兵據城固守而以臣標之兵為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駐揚終慮河防不固數日之後即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彈壓討為鎮將兵民所懐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

起潛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瞭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聖鑒允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伏蒙聖諭二宮告成加臣太保兼兵部尚書進建極殿大學士賜衣一襲一子與尚寶司司丞該臣具有天恩過重等事一疏奉聖旨卿宣猷輦固誠心擔荷勞苦倍於諸臣朕為憂慮加恩原酬夙績卿宜祗受所辭不允欽此又於本年三月內以土寇程繼孔伏誅蒙聖恩晉臣太傅銜廕一子錦衣衞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二十疋該臣具有殲寇未有成功等事一疏奉旨程繼孔多年巨寇為患甚大卿運籌發縱允為功首不必遜辭欽此臣屢拜恩綸益增惶悚討臣受命而出已十月矣未曾為皇上殺一賊平一寇恢一寸疆土代一分焦勞使倆日窮憂惶欲死乃聖慈眷恤往往因事推恩如二宮告成自有經營奏績之人與臣何與至程繼孔多年巨寇為臣同官馬士英擒獲獻俘不即誅而繫獄縱虎出柙貽禍封疆今忘血戰之首功而錄計殲之微績何以服人況計殲又臣所未與者乎大臣之廉恥即天下之風尚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紀綱大臣虛冒恩賞無以廉法諸臣諸臣虛冒恩賞即無以廉

法衆人飾飾濫膺人人覬幸其流弊也不小其爭奪也不息且以整齊風俗表率綱紀者而身隳其四維又何所持爲我皇上建威銷萌哉追念先帝受禍之慘臣子不共戴天之仇更何功之足言總無解於本罪臣是以仰天泣血晝夜伏思仇讐之要領何以尚存北陵之楸梧何以未掃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罹水火汝維鄖襄之要害何以尚阻馳驅餉何以愈朘削而庚癸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之人才何以闢門不至意外之變故何以逐日環生有一於此愆且積於邱山罪難窮於擢髮矣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賚乎頃讀明旨云先帝斬焉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謚何安乎臣恭誦再三泣數行下如仰違天語汝受寵榮豈惟背辭讓之明經喪羞惡之本心展轉内省魂夢難安此際稍昧良知斷無人理伏懇皇上收回成命准臣控辭將來戮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寵命亦未爲遲此時則斷不敢受耳　謹按敘忠堂本此疏大畧此從別本錄入記在揚見公祠神牌及墓石俱書建極殿大學士銜公曾元家祭文書銜亦然則此或爲當時實錄而敘忠堂所收特其節本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爲君讐未報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責衆效以正春秋之法亟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臣聞去年

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達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坼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尚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竭頂踵戮力行閒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費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廣而心腹之憂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畧剿賊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讐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仇之臣予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誠恐久之則翫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劄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會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相而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於宰糾旣降書其名氏今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尚經削其秋冬在師帥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大讐一日未討則爲臣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榜樣一面

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內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復讐大義斯爲眞實忠君愛親亦爲眞實愛身家妻子也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劾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拚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据前疐後跋初則調停諸鎮和同室之戈矛繼則躑躅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百姓之譸張夫皇上之

布明大義宏張天討務期掃除氛祲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士號奮勇敢之氣懲生庶驕敵逆冦不至笑中國爲苟安而輕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未畢哀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恨於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線索淵源之計愈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纖私翳胸萬物倒置矣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梓宮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閑是閑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爲炯鑒伏願皇上申戒諸臣毋得講門戶講賄賂講

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讐在冦不冦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況敵以討冦之舉渡河而南實與我偪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僕徐揚內釁方深外侮曷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大仇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爽一日未甯幽薊一日未復則諸陵之松楸一日抱恫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替憂鬱日沈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撫卷太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內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餗也臣者豈止自愧於薄小竟至智力之俱無倘乏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顛蹶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可力迴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倘烽息再警庸陋如初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讐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

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爲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廬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河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卽東下而北之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州控淮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勅下樞臣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固不得不先防如尚在遲疑觀望之間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四籌酌也

增 恭謝天恩疏

伏念臣負國已深遭家不造鴟鴞既爲室家之毁鶺鴒又爲原野之求臣弟雖九死而幸生百慼其何贖荷蒙皇上念臣之子身孤立有母尸饔遂許臣弟來京供事不特臣弟無生如有生臣母亦且非子而猶子矣臣感激涕零吞聲飲泣何以邀此非望之恩於天高地厚也顧臣自念昔膺先帝之重寄已欠一死

於當時復荷皇上之栽培畧無寸長可自効二敵耽視一矢莫加六月出師半籌未展督何勞之可念乃闔族之蒙慈匪徒垂照於覆盆亦且廣孝於錫類臣獨何幸沐此隆施惟有志吞逆賊未滅則何以家為義憤捐軀賊在則天朝無日而已

史忠正公集卷一終

史忠正公集卷二

維揚史氏後裔原刻

楚醴景蕖書室校刊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

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
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
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
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
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
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
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
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
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

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
前鳳集河淸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
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
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
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淸宮闕撫輯
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
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
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
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

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
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
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
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
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
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
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於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
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
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
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
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
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
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
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
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爲念
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
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

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讎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勒石揚州梅花嶺祠壁

致某

弟雖庸陋無聞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啻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士淸心行者謳之塗賈者談之市況我輩摳衣絳帷親承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昊言腰成楚女將吹乞食之篪數米充饑竟無王孫之飯向之舉債以完官今則剋期而取貸在師母及諸世兄人心熱面豈肯坐負恩錢然千金成擔啓口爲羞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星火成仁取

義不幾以負吾師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覩爲行路弟已具名京庠傳單徧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儀不嫌厚薄至於近鄉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戴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肅此佈干萬惟炤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拮据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曠廢居諸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鄧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關門沖界上塘[illegible]過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竊竟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砲聲遂分兩枝一枝尚留黃梅一枝遂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言守不可與言戰又有如老世兄洞鑒者刻下憂心如焚無計可施擬鼓奮一戰而新鍊之卒僅二千名其淞之四百皆象人也撫臺標臺無兵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歎承教皆骨月至愛敢不佩服第誰實備兵而令吾民膏於鋒刃捫躬自責萬死莫辭惟束身以聽處分而已賊勢甚衆實實不下數萬人若由石碑走大路勢必取道於桐法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甯安之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在嚴催想不日可到諸凡守具特老世兄

及諸老先生料理有素耳匆匆漫復不盡

復左公子

世兄自金陵回便當鼓勵諸生速爲善後之計據賊營走回官兵皆稱桐之寨黨從賊者甚多以桐之金帛子女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不想到也聯日自石碑進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創之使去奈何奈何光固聲息又急桐之爲桐岌岌乎不可支也今已發兵三百增戍侯太湖之賊有退意卽還顧矣卒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覽矣中秋別後抵六安賊有兵譁之事蓋因各將家丁零星不成伍下令歸併遂有從中挑之者其爲首有副將劉邦域之家丁舉事之夜其勢甚兇而究竟爲首者不過數人其餘皆昏夜迫脅實不知情次日追及同黨者隨去被脅者皆回計走去不過四五十人而南監之疏情形迥異不知風傳之譌何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里皆皖兵也一戰之後賊不敢留亦庶幾贅其一臂矣昨者朱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無此事特老年臺至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秘密弟因河南有復返

之報暫駐六安今已遠去的於二十一日北行矣臨歧悵戀如何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臘二十四日督兵北行今前鋒將抵兗而弟尚在滕縣其遲遲之故因各撫俱奉旨止回而冦復眈眈門庭不得不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土賊到處橫行不成世界儆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壺漿相迎光景祇恨來遲不能建寸功以報聖恩耳聞張鍾老闔門死難令人涕零盧九老身先將士竟死於陣國家失此棟梁悲憤累日不能自已近日

仕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邸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勸餉之便敬訊臺祉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薦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用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常養壯馬健丁且於去歲春間竭力濟軍有勦賊之志若得此人可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遴選恐又爲部覆所格祈懇慰玉成之奏銷疏發於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虜逃回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晉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叱名致意

致金楚畹

治某因寇逼河南於去臘二十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山左之陷已及鄒滕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旌旄不勝悵惘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壽春連接邸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馳至蒙城昊疏同參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需何等穩著乃需遲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倡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迹已彰而該將不察也於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中和韓鎮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勢延灼遂燼河干草棚四百間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進退狼狽苦不可言昨得老公祖札諭即擬旋師因有此舉反覺不便秖得渡河而北矣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三千赴彭城以俟若鄒滕聞可以得旨庶還軍有名耳萬惟留神又聞豫兵大譁許州降丁內叛已不保矣豈氣數到此人力不可挽耶可爲浩歎

與李徐我

川兵妄譁以嚴法懲之幸已貼然渡河矣忽接邸報內見朱公祖入衛之疏奉有已有旨委道入衛之旨而洪亨九老師與左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衛則治某此行非敵出口恐無還軍之理

也敬有濱者徐河廳同知張俊英敝鄉人也著爲西安僚友相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爲惡璫所糾今以備河著績考滿在邇希望栽培又州同劉兆東爲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猝不辭雖么麽下吏而志期甚遠統乞祠臺於復命時賜之薦剡實足爲良吏勸非敢阿私幸俯原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壯軍聲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邸報久斷又老親困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惶眠食俱廢於寇退之後整旅北行塗矣得家信老親仰藉宏庇已於仲冬廿五抵舍矣惟敵騎不返今又漸逼鄒滕皖兵苦單恐不能渡河而北也愁緒如蝟冀知所裁睢陽道中捧讀臺翰所諭鈸捷安優以鼓敵愾弟固知之弟自反切恩遙格縻餉且多小捷飾誇實所未敢若今番三戰皆捷而寇則一去不留將士之功自是難掩業爲備悉入告矣地方蝗旱之後又值寇氛冬盡春初困乏實甚弟已設處賑給行於六合霍山而皖屬尚未能及爲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爲省憂可畏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僅得比

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星衞議以如此遝轉而誣爲賄得眞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卒無柰當事瞻顧莫爲平反惟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冠入援日在勞攘未遑遣候疎節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念俟臺駕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馳

與楊某

老年臺手翰所諭云云眞可怪事然翻刻逆案亦覺可省弟前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晦迹讀書諸兄頗以爲是不意果以此致讎家之怒至於不可解也弟聞楚中各弁深服老年臺寛大得體覺弟事事苛細徒自苦耳但此時收攬豪傑禮貌不妨稍優而寛大中自有應嚴覈處弟偶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特在肯月乃敢爾爾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閫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饑渴無柰徐障江淮輓皖尤重又虞當事風倚以此開嫌幾欲別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閒散未展大用者不問官職

崇卑乞大將軍撥冗指示求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充報何如附求賜教

復徽州紳士

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搴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豺虎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冠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哓哓若此何以爲地方

紉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率復伏乞鑒原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愛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踈拙之辠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巔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虜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

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況紓塗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臺翰則此語又似為募兵官之故為裝點也臺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甯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若其一心禦之即未必悔若不禦而即悔則亦必不禦而以悔之置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眞州矣正値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

附錄金忠節公聲癸未與史大司馬書老公祖年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威名薄海內外罔不具瞻方駐淮上而天下之不平者莫不匍匐以得憩為幸今蒙聖明特簡南樞大江以南以為如重開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也山谷謳傳歌聲如雷一日而徧滿天南半壁而何況新安新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為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參疏而愈有以確明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參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玉所報劉謝姜李之兵更無別兵而所據以必參徽祁者止據唐太守三月二十五日申發報劉謝姜李由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誤

以為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且震慴於鳳督之威者亦應曰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察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一死於樂三禁於樂則其未入婺甚明而何况西路之祁與婺路風馬牛不相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鳳督至於各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婺兩路將入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弁作賊之事而必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婺路之稱鳳督者為是而祁路之不稱鳳督者斷乎其非也蓋監紀李章玉初與劉玿珽等同行中道忽分章玉舟載兵馬自大江下而玿珽等必將入婺矣又何因而分一枝由鄱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呼玿珽而一問之大抵四方奸宄圖徽之日久矣故兵入而賊亦與之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開釁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即三月二十八日見堵於祁門兩地不惟隔府且隔省直又相去且六百餘里而三日之內不期而同敗此眞天意欲仵徽以拱衛陪京者耶在江右初未嘗以為人力而在黔人亦何必以為人尤至當日情事不孝雖未能親入祁而以二十九日陸續得報蓋自二十三日之朝至暮自祁東塔見頭轉關而至祁城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城閩而攻之也是日黎明賊兵馳突至塔見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縱殺數十人以為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激奮死逐搏鬭至祁耳而巧為之說曰誘其撓戈擐甲入祠乘夜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承差鄧天卿所刷一段與俗所傳水滸西遊諸小說何異方取樂平兵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為祁門生擒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最為的確則其他又何所不可裝點不孝念祁門所堵實實非兵誘與不誘可不是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辯

故為老年臺始終白之臨書馳切

復左武康

慟哭先帝遲盡心血卒瘏數月甫戢兵民而北騎紛紛南下河干露宿餐寢俱忘苦不堪為知己道也時事敗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為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之誣大為於邑然此案

借題泄忿貪令止議罰贖卽加以庇貪之名其爲減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則涉藐旨世兄在事無可媒孽人卽善譖何以加諸愚意師叔不妨出質痛言借題傾陷之故卽至重擬而澠淄別白自難泯一世公心千秋定論世兄但期潔已靖共靜俟公道之自定避與遷皆非穩著也至不佞軍前題用尤爲不便苟可用力正不敢秦越視也佳惠附璧亦遠嫌之意

復孫督山

弟某督兵北援徘徊中道倏進倏退空受艱辛敵寇兩眈徒麃

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辦冠矣特此奉聞承諭考事某堂弟可程少而孤長而貧攻苦窮年秋闈屢蹶憶先伯以屢中備卷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卽儻文字堪錄俾得食餼於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學既未充年亦未長考之利否應聽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想惟老父母相炤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致給諫倪某

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

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

與雲間諸紳

天禍家國逆闖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寢肆其蹂躪黔黎聽其凋殘用廑聖憂垂二十載近者鴟張北向犯闕無疑法也聞之五內震裂夫西平許國即懷內刃之思太眞忘軀遂灑登舟之涕法雖迂疎淺陋未敢遠附古人而國難方殷何敢或後頃者誓師秣馬以鼓勸王而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彷徨中夜泣下霑衣且聞同仇者臣子之心急公者烈士之義獻牛十二賈人之氣猶雄指粟一囷朋友之交以篤矧夫冠裳大雅正念在君君辱臣死於斯尤甚伏見諸台臺勵捐糜之素志負報國之孤忠雖潔身修行或有心難自效而毀家佐難亦大義所不辭儻邀慷慨之懷爰下芻蕘之賜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增 答吳德堅

飭孝之門自應昌大況門下文名藉甚自必卓有建立以無愧明發之懷若不孝則積罪深矣莫之能贖惟讀書野處稍盡烏私此外非所敢問也辱教惓惓瘁謝不盡

謹案德堅桐城人母姚氏早孀流寇擾桐避亂於潛山之龍灣德堅得脫母爲賊所執駡不絕口遂死刃下史公適撫皖上其事得旌公丁艱去德堅謝以書公答書云云其手蹟今尚存吳氏本朝相國張文端公英有跋紀其事附姚姬傳先生鼐跋史閣部書後鼐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

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賡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持以見示彝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史忠正公集卷二終

史忠正公集卷三

維揚史氏後裔原刻

楚醴景萊書室校刊

家書

家書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淚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爲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擬於數日提兵入援儻就膝下則萬幸也如

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仍乞父親母親泛櫂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可横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疎虞悔之何及男事情迫切不敢不直言之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甯無事否日日懸念寝食不甯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開仍坐船回南爲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大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無可柰何痛甚痛甚

家書三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劉應魁到據稱城堅可守始畧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兹於二十五日遇承差汪思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尚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寛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毫無犯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

願畢矣聞母親亦時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大舅聞在蕪湖今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疋乃母親吩咐買寄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魁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慎也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往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恩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箇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要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婆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秖願夫人作箇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閤家想俱平安見時為我致意

家書五

聞吾兒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為幸事吾

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塗次差池秖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留之爲是也考期場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爲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闈一同前來亦可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悞記之記之江營如思家令賫奏承差有便馬帶來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家書六

男屢次具稟恐道塗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差劉應魁賫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入衞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矣京報已斷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內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祈躍恐春起脾虛更難調治母親身體想亦萬安乘此春月當爲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塗開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爲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爲

念

家書七

自聞信卽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開流冦東犯勢甚洶湧秖得先以辦賊爲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憂憤之極連日始有報到尚是冬至前光景不知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倘藉宗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尚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月星散眞令人一日九迴腸也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嬸母一兩奉

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爺如早晚到家卽寄一信以免懸念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專守候扶持不可饑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秖

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眞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著餓不著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騾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并無疾病不必挂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著做官

徒受清苦甯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綫機細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開盤費銀二十兩俱望查收

附錄汪有典史八夫人傳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某之妻也可某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人厲詔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皷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大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遂官聶三婿少字某艷八大人強爲委禽八大人遣婢拒之不聽營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鼎日奉八大人命慫若所爲聶覩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譁案公弟可某卽可模也公寄夫人書屢言八哥要親事不言矜大人之妹傳中事實核與本集多不合豈傳聞異辭耶且稱公諡文忠而史致粹序獲公遺稿又稱公諡忠襄則未知前明唐桂二藩有此兩盞否

家書九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御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催受事庶兄得早囘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俱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

弟完姻後卽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礙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近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閒無人事奉男時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婚事既完心願已畢卽家間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參將孔登科已題安慶參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南來卽令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行又可模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母主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盃一雙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少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闈則男於七月間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卽遣之行祖父行狀

附寄清明在卽似應卽勒之石也

家書十一

屢得家書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秖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長騾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圖携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萬不得卽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卽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閒門戶要謹愼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嬸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

五兩錯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尚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家書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發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尚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數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尚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塗奔走紙贖全無需索太甚驢市衙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令渠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卽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頭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

費百金卽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卽行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尚穉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惓惓家閒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盃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卽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卽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幷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尚如舊母親平安不勝忻慰惟弟新昏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闈中若無可望正不如侍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辭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家書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兒於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舅在汪承差處當即護送回家也前寄去墓誌內有篆額書丹官銜查書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已刻就不妨改鐫嫂子處即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再當寫書也

遺書

遺書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遺書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閒今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書三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讐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爲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讐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恃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二十一日遺書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太爺三哥大家炤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摹勒揚州梅花嶺祠壁

史忠正公集卷三終

史忠正公集卷四

維揚史氏後裔原刻

楚醴景萊書室校刊

雜著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庥迄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騭者其言曰竊聞遭朝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遘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

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愚從上作孽可預知然且鐵骨錚錚與艮嶽之峰而幷厲義氣發發撥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陰霾二祖之宏謨號同盤古治崇寬饒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德勳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類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眞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獨遣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世俗大都爾爾賢者一併悠悠塞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

不絕於殿庭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
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能謝太傅但憑歌嘯晉都係四方
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端賴同
讐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族盛若金張或子
虛之以貲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
往名班國士槖爲里雄合無各抒壯猷各團義旅仗不需於武
庫糗無塈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犂梟直承黃鉞豈賊
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瞻仰惟九廟
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卽戎必義且先於助餉多或裕小

國之賦少則劃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
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書計此則事靡從便氣易
爲豪至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并舉亦自分誼有殊然
使平準法行卽陽翟之雄豈能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盧
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
與其爲義士多方則賴同盟徧植佳緣無忘善誘譬若同舟之
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四十二
城遂無男子嗚呼祀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祟韜出塞本儀
侔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此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卽

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其樊莫不攖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枷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國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傷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五臺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淸夜而念上恩雖何啻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於卽死實切執殳之願輙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遂如或戀情阿堵絕念封疆雎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聚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尙違於北辰奮筆敢鶩於南史所爲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搥心泣血之至謹檄

祭左忠毅公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師藏靈於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

嗚咽特卜於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拜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嘗自方於陳寳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啟乙丑彌忤權璫羣小朋構而下緹騎之詔法卽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蹕祠封閘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師之義亞旅臧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嫺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䘏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頹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旨時駢肩塞巷者咸訾髮裂眦欲得閹宦而甘心焉曾幾何時九五當陽冰山銷毁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冊貞珉貢巖阿卽餘英所振猶使魑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於冰霜之漸則師之死賢於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腮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爲如此者乎且師之於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已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

每遇公餘卽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談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聲毆曰爾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顏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尙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思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本傍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總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以一睇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開卽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堙埴固無所事

法卽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祀之於文公朱邑之閒里之好義者當傚爲之又不待法之瘷嗽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淸泉掬白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勒碑　六安州學署

維崇禎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越祭日癸卯欽命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廬州府通判

鶴天趙君與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恒南京光祿寺卿靖符
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參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
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鄰若元壽祟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
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
江君源洞黃君中理耆民劉錢等之靈曰嗚呼今夏賊陷龍舒
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淮上悲憤不欲
生已乃搤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而乃堪
此厄也傷已九月予竣事於輸挽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
逵烟炊斷絕遺骸匝地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生者

殘肢斷腕同於人彘之形撫更悲矣憶昔予之禦寇安廬也馬
首所及諸生迎於郊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於庭相與勵師
徒畫籌策修守具備餱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鬥家人骨
月之誼何其腆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纛牙遺羞
巾幗覩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
之大夫衞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綬若若平日
苛政如虎不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
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整冠危坐誓死
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

賢紳以海內淸流自負論長持短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如何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倖全其就木餘生爲節義名卿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饑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於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疎防予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閒意趙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參程君旗總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逆予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閒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即不能起九原問其姓名要皆攖白刃而不悔甯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予又何憾乎予所慟者昊天不憖降此荼毒上不能矯翮控弦竭綿力於皖上受事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譏保聚數者無一遂碌碌取容而波頹瀾倒於半載之內嗟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雖然予之罪大矣重矣而予之心何嘗不共白也歲衣躍馬念止在民仗鉞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

倘鑒茲哉予用是益自悲矣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舉至大小卒從今西望固陵東眺姥山南悉治父之衢北極毛 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焰冥迷青燐滿目予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爲怨苦之人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予前驅翦爾仇讐也予有心爾能忖度予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予之言度予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予之享矣

邀助左公子啟

原任北直學院左大宗師 立朝劻飭昭昭人世吏脈脈吾黨四壁如洗二萬懸坐在逆璫原以株連赤族之法巧寓追贓而郡縣自不敢於風波震撼之中偶露矜恤將累世所遺積俸所置囊橐合族席捲同宗歷盡敲呼之苦僅得十分之七士紳戒心於後禍貴戚厭志於前來路盡途窮只得向朝不保夕之周親爲剜肉補瘡之義貸隱忍當日屈指今朝目今皇仁浩蕩雖邀贈廕之虛名而恩債浮沈仍受喪家之實禍左世兄謝恩北上蕭居京邸進不敢陳乞聖明退無以施顏貧戚不惟八口待命

亦復衆姓嗷嗷傾家之德難忘活命之恩忍負麥舟大義豈讓旁觀道義交情正屬我輩祈諸兄道兄弔先師於既往敬愛如生助賢嗣於窮途樂周不倦願出者自書姓名單到時轉相告語臨啟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乞聞詠序

魏公六岳詩成於解府事之後者也故題曰乞聞其章亂曰不堪回憶處昨日未聞身予讀之憮然昔范龍圖尊顯用事白髮憂邊因憶與周道士王逸人輩聞笛圭峯之墅至爲沾襟曰彼吹笛生何其遠也以范公所咏合魏公所詠其未聞念聞古今掏情若此第聞有多門幽人貞士之聞則吹笛生是也至大人元老之聞其道益不可言漢建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率不任職蟬貂鐘鼎之列一時多聞人矣然史言膠東侯復剛直多大節及以侯就第惟闔門養威重夫威重之臣豈國家可少哉蓋帝用侯於四方孰與用侯於闔門且珍寶者山陵挾以爲重蛟龍者江海挾以爲威威與重政以恒在人耳目之外史寫侯以闔門而字眞爲妙於下語故元老大人之用莫要於能聞以對治驚坐孟公置驛鄭莊正爾日劇場中一大藥公固今代之膠東耶至其詩感慨時艱睠懷宗國一片天眞浮動毫楮聞之用

又不足以盡之若學者但解憶圭峯倚聲尋岳陽樓記便是枉
御此詩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煩苦抱痾公餘側枕奈如何民饑由己嗟艱食兵悍逢
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甯忍復爲苛白雲亥瘁燕山
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憶母 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夜夢中牽衣喜且哭

燕子磯口占 時奉詔勦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沈江底

送管誠齋少宗伯同年歸里

長干秋老落潮初一棹秦淮碧玉葉獨向新亭揮淚別江南惟
有管夷吾

偶成

逸興豪情豈易降試評今古有誰雙近來學得持蝟訣鎭日無
言獨對江

四書文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蓋聖仁以夫子為終而非以為誨術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之乎嘗聞能受人益易無受天損難是故全乎人不若全乎天然而全乎天曷若全乎己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如此以己之學救弟子之窮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窮由此道也若夫子非當世所共尊聖仁而願學之者哉然聖仁之統雖以夫子為終而學人之修賞以夫子為始使其尊聖仁而孤處焉無論凡庸退避將疑絕學之窮或極學力拏援究致統緒之絕夫子所以覵一身覵天下而急以為誨為弟子告也就聖仁之欲竟者借為誨以續之而至極之理始不即於孤且聖仁之已見者得為誨以新之而日變之途愈莫窮其致是豈徒謝聖仁之名而退然不勝也哉極神化於一往則願想所至即是他人爭赴之階而化遊途於不知則過續相生亦誰不在變通之內夫子固曰吾與天下後世相質於無窮者此豈敢一念云爾今試靜而思焉乃知聖仁之事雖經屢遷而志力終於無已即聖仁之人不必相接而幾希自可相尋此豈敢一念

日往月來則羣聖之氣得一人鼓唱而統緒可尊也且百世之心從吾黨遍啟而隱微俱動也公西華能無爽然於學之不能也哉得其所謂不能者則人也我也聖仁也爲誨也俱往復於無端而聖仁之統其不自夫子而終也久矣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溥其心於天下仁主所以獨勞也夫爲天下得人則已合天下爲一心矣以是而謂仁夫何歉乎且大人以一心開天下之先則必統天下於元德而後開闢之功萬世無偶焉故天以其仁託之君君以其仁託之人亦其元氣之渾淪有不得而破焉者也夫堯舜之得人夫亦直畢已憂耳而抑知憂固仁之所生也哉蓋於今中天已邈才運已湮而天下咸謂仁后焉亦其爲天下之心有獨至也天下渾備一仁而苦於莫剖自有人以疏之而人物之界始各安於生成之位而不干其和人又各載一仁而虞其莫滙有得人者以統之而朝野之神始渾聚於絪緼之天而不滲其象聖主之視其身也原非已有故耳目之官各有所寄而又非爲一已之耳目也直幷幽陬之四聰四明合參其消長之分數而開天之精靈固已公之於萬姓也夫仁莫大於公天下而轉給者其渺已聖主之視其人也原非憑運故心膂

之寄確有所鍾而又非爲一己之心膂也直翕含生之疴癢痒縈遞給以混沌之生趣而續天之鈞鑄固已再造於孳掌也夫仁莫神於造天下而漑潤者其粗已葢萬靈之性命統聚於一二人而後民物繁生不妨各乘其害氣此造化之妙於仁也心乎天下者已於晻杳之內偕萬靈之性命而噓則施濟之奇不動於聲色也渾乎生機之浩蕩而已矣庶類之天心總會於作人之人而後氣數遷流不妨遞構其險阻此天下之化於仁也存心得人者獨擧川岳之靈憑庶類之天心而造則大生之柄不屬之乾坤也負然元氣之獨闢而已矣是固生人者與天而

其仁祇在一世故才運遷乘而貞元之氣已薄得人者與人而其仁直在萬世故平成雖邈而如天之宇常寬則通天下爲一仁而大人之事畢矣

史忠正公集卷四終

遺韜先生集

史忠正公集卷末目錄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
友慶恭校

附錄

有

史忠正公集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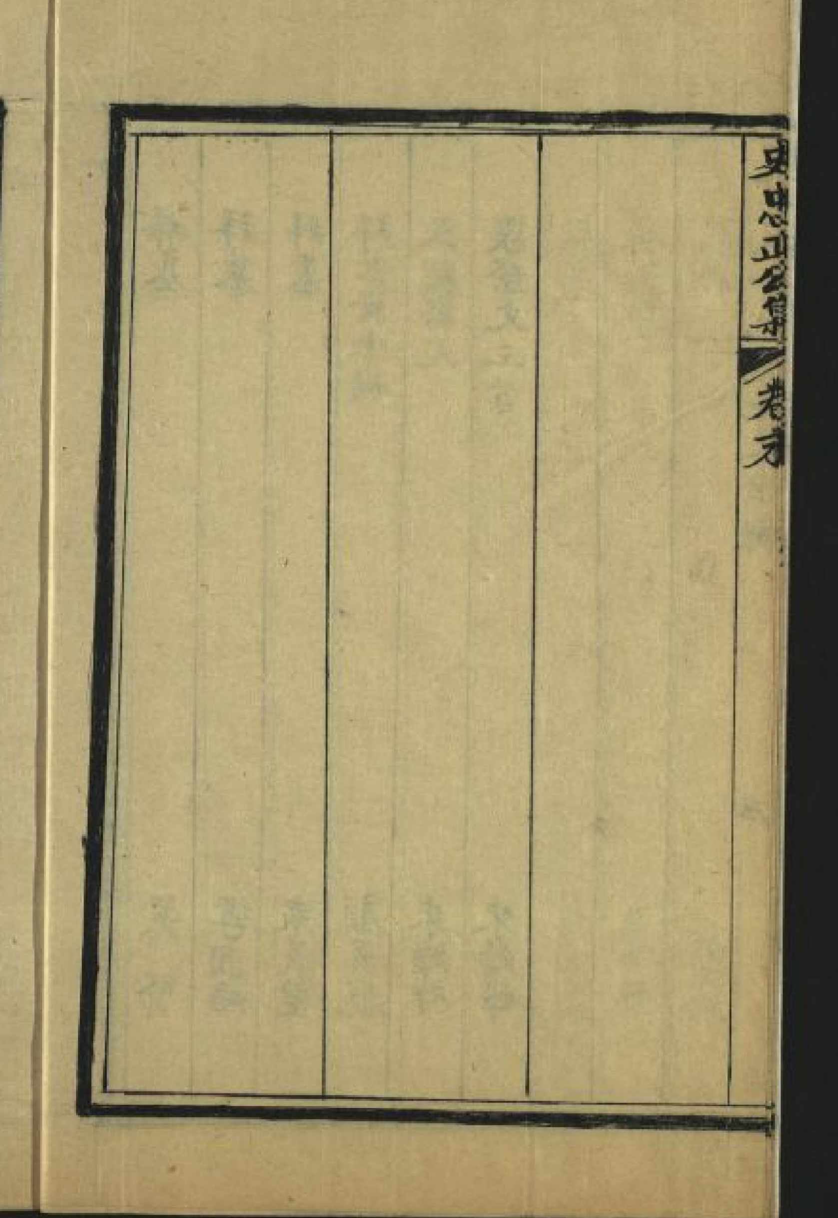
曾孫山淸敬輯

元孫開純
友慶恭校

附錄

明史本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正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



卒具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北江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自間道突安慶石碑桒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為盧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為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

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群寇聚潛嶽分犯岷兆秦楚應皖群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貞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貞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適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

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
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先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
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
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
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
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
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
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
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
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
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
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群臣入
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
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
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
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

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自〇

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陽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愼言舉吳甡譁殿上拔刀逐愼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祚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

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
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
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
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
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
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
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爭
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恟懼登陴守傑攻之浹
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
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
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
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
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傑
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
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
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
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
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

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
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
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擿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
優詔答之初可法慮傑跋扈駐得功儀眞防之九月朔得功傑
搆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
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
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
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
疾趨北援鎭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

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
臣毛舉而槪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
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
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并從之
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
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淸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
中原計諸鎭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
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鎭諜報我
大淸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

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閒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爇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鎭悉飭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遺

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各器濫觴自後宜愼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旣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幷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敘防河將士功耳慢弗省而諸鎭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

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居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嘆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郞總

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詆誚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遥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孑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任民育字時澤濟甯人天啟中鄉舉善騎射眞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爲贊畫理屯事眞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

脩之城破緋衣端坐堂上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從直遴東人與其子死東門纘爵鄞人工部尚書佐孫志畏亦鄞人進士年少好氣數遭傑將士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命代之伏龍新喻人故梓潼知縣受代甫三日振熙臨海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孝豐人思誠字純一貴池人渭字渭生長洲諸生可法出鎮淮陽渭等伏闕上書言秦檜在內李綱居外朱繇北轅不納居禮賢館久可法才渭渭方歲貢當得官不授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爲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於河昭死西門從死者十七人時同守城死者又有遵義

知府何剛庶吉士吳爾壎而揚州諸生殉義者有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等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並自盡他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交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語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盍鍊一旅以待用都諾而去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飭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鈐鍊筋骨拓膽智時召而試之

學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讀戚繼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因薦都及錢塘進士姚奇允桐城諸生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帝壯其言卽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而都作亂已前死霖亦爲賊用剛不知故幷薦之剛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夏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急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剛統之子龍入爲兵科言防海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從之剛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

曰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傑於草間迫梟雄爲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眞才皆爲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盜魁亦少矣東南人满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得剛剛亦自喜遇可法知己士英惡之出剛遵義知府可法垂涕曰

子去吾誰仗剛亦泣願死生毋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吳爾壎崇德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壎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從高傑北征至睢州傑被難爾壎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壎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爲救免後守揚州新城投井死謹案教忠堂本錄本傳至可法請留之理止茲恭照明史全錄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濟以當南北之衝四鎭碁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畿輔志列傳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原籍祥符崇禎戊辰進士性孤耿有志畧崇禎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聲望峻偉甲申聞國破涕泣三日夜繼而忠奮自命志滅賊報讐擁立福王於金陵拜內閣大學士自請督師駐節揚州會我

朝定鼎於燕京可法上書攝政王悲慟淋漓累數千言圖存社稷

乙酉

大兵攻維揚可法竭力禦守城破不屈死

揚州府志列傳各官志江都縣志皆同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母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崇禎元年成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等處奏免被災田租募壯士繕甲仗日夜為戰守計賊避其鋒十四年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尋拜南京兵部尚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城大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及福王立馬士英擁兵入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高傑兵駐揚州被淫掠死者無算可法具疏以瓜洲城屯其衆揚州以安可法遂開府揚州闢禮賢館招四方才智悉任用之屢疏請餉士英靳不發每疏請討賊復讐聲淚俱下扼於馬阮獲報而已乙酉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即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抵天長一日夜奔揚州檄調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兵至屯班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

寄母妻爲訣以無子命副將史德威爲之後越二日
大兵薄城下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
視一參將擁出小東門爲我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
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
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
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胡如瑆盧渭皆從死

甘泉縣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巡撫安廬總督漕
運晉南京兵部尚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
社稷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未幾福王立南京馬士英擁兵入
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駐揚州時高傑在揚州縱兵淫掠可法疏請以瓜洲城
屯其衆而已則開府城內闢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之士任用之
屢疏請餉不發明年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次
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還抵天長一日夜奔揚州調兵
各鎮無一至者二十日我
朝大兵已至班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
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可法自守舊城西門作書與母訣

立副將史德威爲後越二日城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參將擁出小東門爲我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閣部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參軍吳爾壎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胡如瑾盧渭等皆從死

祥符縣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祥符人占籍大興崇禎戊辰進士累官總漕都御史多惠政而風紀清肅後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江北出駐揚州事勢不支城破死之遺有乞骸骨葬鍾山書

公懇留在朝疏

竊謂撥亂反治必天生聖明之君翊運扶艱光帝資忠良之佐故漢光復起司徒功冠於寇馮唐肅再興鄴侯勳先於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掃除旣藉其權謀身在朝廷卽跋扈亦資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幸遇陛下河清應瑞鳳舞興祥卜鼎於高皇創造之基承休於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咸歸臣等竊意安危之繫在於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卽此用人之始伏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羣心踴躍萬姓歡呼咸頌陛下知人善任

遠追堯舜則哲之明用人求舊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旣畀之以
調元贊化之職仍責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眞聖人大度神武
嘿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浩氣清思仰望係南
北之障固其鍊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先帝眷注彌加倚
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之於南樞者固天牖先帝之心
留此以佐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顧南都積弛之後未易業
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經營在一載之間堅瑕係全局
之重人才聞之而輳集一經其目便眞僞大小之畢形政事遝
之而悉周凡在有司雖寒暑旦昏而不廢蓋以其無欲故能矯
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員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今陛下
奠安南服則情形敏鍊之熟無踰可法鼓銳北征則廟堂籌策
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踰可法
由其才望之隆足爲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目今詔令
初頒人心甫定衆正畢升羣小亦無不覬望長城方壯鼠狐正
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毫無顧忌故同列皆碩望名臣
引用無宵人敗類不獨用兵勤守事宜資其成算抑亦人才進
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命衆心惶惑未識所
措雖淮揚係南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則

出師命將眞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淮揚雖急宜別令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糧有著著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實戰守有事事紛擾之漸卽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變廢機會一失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伏闕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南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旣以身受僞官靦顏事賊乃復出頭露面儼列朝班甚有陰奉賊指願効奸細展轉夤緣復職誤國當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此鳥雀來犇之異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息此危疑之情也伏乞陛下仍留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安以圖進勦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僞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僞職者投諸荒裔蓋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去西川太子遽興靈武臣下無必死之條君父有可寬之例今先帝賓天六宮掃地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卽當臣死未聞主死尚可臣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淆惑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懇祈陛下大察天下之勢俯順士民之情旣重根本贊化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戮有罪而任有能專大任而定國是庶幾

中興之業可成而漢光唐肅得再見於今日也某等無任瀝血
披誠籲天哀祈之至爲此連名具本伏闕具奏以聞

六安生祠記　朱之正

今上聖神文武克詰張皇討戡定遠猶必先肅清近服顧茲闢
雜氛祲纏延楚豫歲乙亥始肆蹂躪江以北西來則六當其衝
東南伺則潛太作之徑廟謨宏遠特開六廬憲府授節鉞以重
撻伐之權維丁丑大中丞史公實肇膺簡任焉公澹甯致遠惟
神惟幾蓋自兵滿皖上業稱三軍之司命兆姓之憑依六雖天
幸分隸然蕞爾殘區何以覩日月霑雨露爲孑遺逈續乎乃公

經猷素裕更跋涉周覽稔知六爲襟喉門戶地遂移纛於斯膺
揚虎賁距躍推雄碁布星羅營壘增勝猶日募遼陝之奇材布
开胥之駿足磨集幕下公時時簡閱而肆習之方畧飭制先聲
隱然讋國草剏新模度越尋常萬萬矣軍實益盛敵愾當自無
前每一聞警莫不介馬而馳之六舒桐黃之交袤延幾及千里
賊屢入屢創而板山諸險奥鏖戰獲俘公臨陣身先士卒謀勇
用命所向無堅露布督不自後彼醜維駁由是無復長驅廬和
壽濠鬩往日窺伺之路頓絕此其績著陵京勳施社稷者未易
縷指獨是六蒙過化功德與高厚等銜恩思報有自來也六恬

嬉日久民不知兵彼賊突臨騈首就戮公忠為安營用專捍禦更酌濟餉稍長策地方無執戈之苦有保聚之安賊不致走城頓如無人而城中亦倚爲耳目壯聲援年來婦子免鋒鏑者何啻萬千城垣傾圮易扳易撼遙覘豕蛇士民日夕皇皇公捐俸修葺佐以節省之資費不下數千金而不煩公帑不括民貲且躬親閱視卽一磚一石數寓目而經心焉不日之成悉爲堅壘長城屹若垂保障於無疆烽鏑頻仍絃誦幾輟公首臨頖宮集諸生而與進之重之咨詢接以溫文中有稍知自砥者尤加優異凡屬子衿蒸蒸色動睹宮牆之未飾復捐助繕營時值凶災心驚雲漢公虔恍步禱甘澍時濡重以螟螣害稼分方募捕蝗蝻嗷嗷設糜哺之穀價騰湧立諭疏之酌盈濟虛至誠動物一方民獲免溝中之瘠猶存守望之身秋毫皆公力也軍興孔亟承役者雖富室亦盡張威肆虐民命不堪公嚴爲禁戢使不得橫索而狂逞焉郵亥望風斂迹兼允士民臚言勒成一條鞭冊賦役適均更有相沿陋規立石刋除里中賴以存活積猾交蟠侵漁錢穀以數萬計公寘首惡於理舞文輩始知惕息奸蠹縱橫屠毒良善公廉得其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諸濟惡以亥芟除六惡犯贓久累貧民破產者不勝屈數公特疏請免波及

之衆歡若更生彈丸瘠土荐罹兵兇公約已裕民泊無一嗜夙
夜寅淸焚香靜對一惟君國是急精敏絕人事無鉅細咸屬親
裁目視耳聽口答手批靡不贍舉而始終畧無少倦綢繆早定
惟儲糧爲急時荐饑見告兵民一時皇然卽以所儲給軍而令
不得與民爲市以杜爭端更念大旅狎至空匱莫支敲扑徒煩
庚癸莫㦲仍預檄撫屬諸郡邑協助恒近萬金貯之六庫驛騷
雖劇應之裕如焉公本原澄澈神明日生撫摩䏬篤經慮彌遠
古大臣匪躬之致先事之防庶幾見之入衛整旅星馳電發所
將率彪虎熊羆平日頗悚於繩束迨久行閒見公犒餐蓐寢有
最下士所不甘者始相與感而泣下願爲效死方鼓勵待敵而
大封公訃聞矣公慟幾絕水漿不御者更四晨昏勉徇輿情稍
進匕粥雖毀頓之餘惓惓惟圖善厥後耳是時公請得憲使湯
公誥戎貞憲一力同心裨於安攘者甚大遂與今大中丞鄭公
並舉自代而新命已有先待矣蕭規曹隨較若畫一爲國爲民
功德更稱不朽公今銜恤歸垂髮戴白炷香扳號者彌滿川谷
迄今孺子婦人無不見公之貞勇夫悍卒無不懷公之德洵古
今未有者士若民僉謀侑俎豆祝萬年然仰體素心未敢驟又
未能已爰就駐節近地楹宇是營俾歲時瞻覲宛若公坐堂皇

布德意撫綏庵指爲元元拯阽危也想公密邇天顏時當飭在
爰立左右用叶爲霖不遐遺此一隅草野中方以卜平治云祠
經始於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三年三月八日
是役也俯順羣心先謀基定實稟度於憲使湯公而新任朱州
守心切景行經圖締建用襄厥成焉　公名可法字憲之號道
隣順天府大興縣籍開封府祥符縣人戊辰進士

公請留六安祠碑呈　程之光

竊惟恩流屛翰棠芾興思澤被方隅桐鄉有祀義並垂於今古
心豈閒於存亡伏考明代史公諱可法者德望參天恩波漾海

某等一隅之見祇言在六之仁念六安楚豫爲鄰當明季賊兵
交閧公以軍門而坐鎮不啻父母以斯臨問疾賑饑事事必誠
必信籌兵禦寇時時廢寢廢餐正撫摩而忽値父艱緊仰韻而
儼同失怙一時深山邃谷莫不搶地呼天下至走卒兒童靡弗
哀號擗踊轅門勸食有留身爲我代謀孫孫子子之言佛寺繙
經有祝父生天爲報元元本本之句觀茲一節足慰生平厥後
萬姓普銜矢以二天永戴標名鐫石痛心豈止於峴山墮淚傳
神頂禮更超夫忠定今芳容已傷刼火而碑字未等蟲文倘或
安置匪宜則風雨漂搖點畫或鄰於薄蝕惟是莊嚴得所則鬼

神呵護雕鐫固致於摧殘雖河岳日星詎曰假玆不朽而田疇子弟要必藉以具瞻昨見舁至學前人言將欲他用竊思荒烟斷碣歷千載而尚欲摩挲豈其含淚貞珉未百年而遽思剗落恐以欺而致誤用先事以陳言懇閱州志藝文知前哲之流徽匪偶因詳紀勳本末識人心之佩德無疆諭將已動豐碑永置先師廊廡更爾載申典禮聿新名宦之堂皇庶幾邁彼淫祠各爰聖宮之俎豆不惟前人厚澤得與虞士師宋知軍一賢一聖而俱長抑亦頁守高風可與陟之山湃之水一峙一流而並久矣事關公論伏籲鈞批

功德記

張斯善

明季寇逆猖熾毒流楚豫開當軸以皖城爲故都上游議設兵備制寇使不得南下一時草創百務紛拏而命官之議報可舉朝視爲畏途時史公任比部郎奮然起曰國家養士原爲社稷封疆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知也自請往至皖日不暇給築城濬濠措餉募兵月餘得八百人雖訓練未深而戰守有恃皖遂爲江北一重鎮矣丁丑兵燹益烈兵單莫支復議增設撫臣以爲豫楚聲援開府於六廷臣推公爰晉階焉其草創更甚於備皖時公甫下車舉開遠湯公代兵備公乃露宿行閒凡所經畫

不減古名將方畧以故賊出沒靡常而六無恙江北諸城無恙因而故都亦無恙公之功大矣終歲一衣蔬食自足開禮賢館廣咨問爲德若不足念差徭之害所在皆然而六尤劇公視狡儈噉民者如仇擊殺數輩其時赫然維新兩郡十四屬之民始得帖席而臥簽點法相沿日久差之中有養馬一條計六應供馬二十六匹值用兵之日游騎四出所謂大府援鎮飛來食人馬差一至坐索無已往往中人之產立盡六民困甚額於公公愀然曰條鞭法天下皆然而六仍點差之陋抑何爲者於是允所請差歸於官而里民佐其費勒石垂久至今六人賴爲公麾下卒多秦晉人類皆獷悍不率內有驍丁蘇姓者以細故射殺老嫗公杖殺之其黨劉小全馬如龍倡言作亂密邀百人譟於軍時漏下三刻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諭知其故檢章疏文移有關撫事者付幹掾數人命攜之踰垣避掾乞請同死公曰毋庸也汝輩所付皆係軍國不可以失揮令亟去內有一小侍亡其姓名曰奴願隨公公義而留之朱衣坐堂上秉燭伏劍亂者趨至門見公神光照人端嚴可憚遂斂手而竄昧旦調川兵討平之公素服慰士民曰無功於六而且害之卽移軍郊外以謝百姓士民扳挽而泣伏地叩顙額有出血者公檢被焚

之家每屋一間賑銀五兩少選亂定兵民安堵如初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若雲密雨驟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減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盡三炷而達曙如是者彌月其椽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予做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整眠自服官來惰矣此何足言疲但恐罔所濟耳庚辰春大疫道上偃屍枕籍公措米千餘擔分設粥廠九處活饑民無數六民戴公德建碑祠歲時祀焉無何聞太公訃公哭泣毀容水漿不入口士民環裾請曰太公以天年終公其爲朝廷自愛不得已進一粥焉弔者日衆雖部民賤隸必叩答之及去朝廷聞其賢而未信也遣中涓數人先於涿州伺之比至啟其篋得銀盃二金扇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而已使者報聞帝爲動容於是有奪情議公拜疏固辭服闋授七省總漕尋晉南司馬後視師維揚卒以身殉夫大廈非一木所支大才非其時則蹶心能不媿行足見天以云無負所生焉可矣善六人言其所見聞如此

書殉揚州事

黎士宏

乙酉四月初一日閣部史公在揚州聞大兵訊急督師往泗州防守後六日朝命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星夜提兵渡江

以禦左兵公於初九日抵浦口復奉命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公馳至泗而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公乃同副將史德威率數千騎回揚泣諭士民登陴爲死守計十五日豫親王率兵至城下使降將李遇春說降公令德威痛罵遇春負國背恩王使鄉約捧令旨至濠邊公曰吾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健卒二人取令旨投諸水遇春奔回告王王乃以書來公復書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王書者五皆不復啟視投之水乃監軍道高岐鳳總兵官李棲鳳又踰城降公知事不可爲十八日呼德威入內持之痛哭誓死報國欲以德威爲後嗣德威伏地泣曰相公爲國殺身義當同死何敢偷生然德威自有宗支況無父母命安得爲人後公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勿可辭時總兵劉肇基等同侍公側亦交口泣勸公泣拜德威曰爲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忍負我德威始泣拜受命公遂繕遺表上朝廷又爲書五封一致某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叔父兄弟一付德威屬以譜入宗祠寄託後事慮軍中有失重寫如前付僕李書收存又囑德威云我死當葬於太祖高皇帝孝陵之側二十日王復以書來公拒之益堅二十五日兵攻城急公令以礮擊傷者頗衆王親

督勁卒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德威訣別舉刃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袂而未殊公仍令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之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爲誰德威言是豫王公大呼云史可法在此衆驚愕執赴新城門樓上王以禮待之稱先生曰忠義既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公怒曰吾爲天朝重臣豈可茍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德威持遺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別本作走鹽商段姓家寄藏）復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厲聲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發許定國處訊嗣公眞贗得實王令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胾骸塞路腐變不可識爰奉公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北梅花嶺右立碑封坎而去德威山西平陽人孛見揚州殉節紀略謹述其實以備史氏之采云

謹案別本所載字句多有異同於德威被執下接至營發許定國審訊之日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德威入城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乃奔南京報訃六月初十日後至揚城段氏家尋遺書段氏一門被殺殆盡德威徬徨嘆息忽於破屋廢紙內得之卽回南京呈太夫人丙戌清明後一日德威奉公袍笏招魂葬於郭外之梅花嶺立碑而去王雅重公然怒揚城之堅守不下也既陷遂屠之死者數十萬人而人皆絕不怨公惟以

不得公屍說者紛紛云云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池北偶談　王士禎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閒親見人自呼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云我此時只辦一死但城中百萬生靈幸勿戮及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謹案此照敎忠堂本所錄删其原本裝點語

左史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

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予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謹案左公諱光斗忠毅其諡也官明僉都御史天啟間因觸忤權璫魏忠賢逆璫誣公交通中書舍人汪文言為姦利削公籍旋復誣與副都御史楊漣等私受熊廷弼賄逮公下獄矯旨追贓五日一比歷受酷刑體無完膚後訊時不能驟起荷桎梏平臥堂下尋被權璫威囑斃於獄卒之手天下冤之

墓祠記

謝啟昆

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予以編修入史館方續纂綱目欽奉
上諭以明福王之在江甯尚與宋南渡相彷彿

特命存福王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予之之
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
皇上褒忠飭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公之心跡
得大白於
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葬衣
冠墓歲甲午予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栢鬱然祠宇嶄新問之或
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予喜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
孫開純奉公遺集來謁卽史所稱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
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書公死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
書曰我死當葬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舁之至
小東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
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公屍腐
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者曰德威奉公遺
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州可知也雖然揚民實感
公德當是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州抄掠徧城野憤者至並鄉
官鄭元勳誣殺之朝命公往傑乃聽命公爲屯其衆於瓜洲衞
允文督興平軍與黃得功構頻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
之遺黎皆公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衣冠所瘞肝

臘所塗乃在此土耶則祟其祠宇也固宜開純言其曾祖德威本籍山右葬公袍笏歸山右終焉越數十年純父某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於官清還故址以前運使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蔣公鄭公得帑金建祠三楹今又請於運使邊公土鹽院伊公復修置門樓三楹甃垣以磚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父子前後用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栢梅花今皆成林以予有守土責請予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庀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有不幸也予既喜於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乾隆四十年十月譔

像記

王槪

公少受知於忠毅左公視學畿甸拔冠多士貧甚留館邸中每當公餘衡論時事背血同裂各以忠義相許也及公由南中擁戴功將攄素志又值馬阮柄國昏謬內訌議頗不合遂出視師江北監軍維揚嬰城固守城破死之亂軍蹂踐求遺屍不得嗣子德威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下立石爲表是亦

聖世教忠所不廢焉近有謂公實未嘗死客曾遇之閩粵間者是

蓋以公孤忠貫日月生氣凜凜恒在兩間故作是語見歸心公一若顏平原既爲希烈所害奉詔歸葬偃師北山而紀異編謂平原學道有年葬後有詣羅浮見其儼然與一道士圍棋樹下且手劄札俾寄家人神仙實未嘗死非以神仙足重平原正藉平原足爲神仙生色惟其能死是以能生能生者能捐生而猶生非竟不死也語雖近怪然本諸忠義何怪之有又董文敏爲忠毅志墓載田爾耕見忠毅白晝提獄與楊應城威儀奕奕俱若天神黃祠部海岸畢命水草巷是日王家渡口榜人喧傳祠部白衣冠親來問渡忠毅歸骨龍眠荆布即其女甥兩家往來甚數祠部後嗣子友也載柩故里嘗賦詩執紼兩公英爽不散皆所熟聞然亦將疑其竟未嘗死耶公廬皖有祠王家渡即祠部北渡所野人追思塑有小像神清骨勁每過展拜意欲就之摹尺幅上並摹左忠毅公家像以見衣鉢有傳藏於小齋時出作禮茲披觀是爲尤可想見生平即瞻視亦不若也盥手標舉將以辨惑

像贊　胡獻徵

嗚呼天宇有時覆兮天柱不可折天柱有時折兮人與名不可沒明祚移誰支撐江南半壁事已無成事已無成而猶完其人

與名吁嗟乎史先生

又　顧貞觀

宋有臣死於元元有臣死於明或修史而爲之傳或建祠而錫之名蓋所不計者一時之抗拒而所極重者百世之忠貞於惟我公曠代英靈值玉步兮方改炳大義於日星吁嗟乎昔日者以

世祖之聖而追謚夫莊烈愍皇帝今日者亦應以斯民之直而私謚夫督輔史先生

又　姜兆熊

嗚呼先生稟川嶽之正氣吐日星之寒鋩值天崩而地裂拚一死其何啇以此盡一日之臣心實以植萬古之綱常彼貪生畏死者或靦顏於瞬息亦終不免於喪亡獨不見夫纍纍荒塚之遍乎曠野與北邙先生雖頂踵無存而孤忠大節蓋歷久而彌芳昔天寶之亂以孤城而保河北有捨生取義之睢陽炎興之際以一旅而思興復有殺身成仁之天祥是皆振古之人傑先生與之後先輝映而有光先生之名垂乎青緗先生之神應歸帝鄉予既讀遺文而嘅嘆者復瞻遺像而徬徨其英靈之凜凜如生者猶彷彿其在上而在旁

像跋　秦松齡

方先生聞京師覆傳檄遠近灑泣登壇其忠憤之氣可謂壯哉及擁立乖其本謀宮府積成猜忌不安於內力請督師其志已決於殉國矣至於驕兵悍將不受鈐束左支右吾智勇俱困時事已萬不可爲而先生之必死固不待身膏原野時也或以城破不得其尸疑先生潛遁者夫亡國大臣去將安適此不特不知先生之心亦不審乎事勢也故於拜瞻遺像爲別白其說焉

右像記贊跋舊俱列像卷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奉
旨並摹鐫揚州梅花嶺祠壁

題遺像詩　顧貞觀

銅駞昔日生荆杞相國孤忠獨堪倚戎馬南窺汴泗交將軍對泣新亭裏四郊多壘誰勤王瑯琊失德仍昏荒紛紛朝宁議翻案天地變色無晶光赤眉駿駸逼畿輔四鎮爭權競懷怒已報王敦據石頭惟聞董卓營郿塢先生亮節耿不移煌煌赤舄身登陴朝陳百疏灑血淚夕誓三軍眠鐵衣丹誠不諒終自矢半捲紅旗鎮淮水諸葛徒懷保蜀心雲長願效荆州死揚州煙花三月春簫鼓不鳴飛戰塵北來羽檄似流矢南望義旗無一人重圍月暈絕飛鳥嚙指城樓草遺表正氣何慚信國公俠腸竟

刎夷門老委巷橫尸不可求衣冠虛葬古邗溝史臣不盡編遺
恨野老猶能識故邱展圖慷慨披公像風骨崚嶒氣道上九死
張巡貌若生鵙夷伍叟濤遂壯廬陽太守刻遺編忠義重伸六
十年請看諛國諸臣骨蕩爲野草與寒煙

右詩舊列像卷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奉
旨並摹鐫揚州梅花嶺祠壁

拜史閣部六安生祠　顧貞觀

最古仲甄國宿傳山水佳參差鬱相望煥若層城霞明季搶攘
極潢池聚羣譁蔓滋吳楚開鏈劖墮萌芽各賊肆衝突居民失
耕畬向來絃歌地比屋存幾家刼灰冷昆明漘風邀元嘉肉食
議勦撫築舍無乃差史公河嶽英玆焉建高牙墩和煦哀鴻霆
迅摯修蛇慷慨睢陽笛淒淸越石笳臨戎整麾蓋玉色無疵瑕
至今登陴處折戟猶沈沙入相旋出將當軒拜黃麻軍聲振北
府士氣雄南衙其如虞淵景橫被偃月遮芟除及衆正似摘黃
臺瓜大廈已傾覆一木空杈枒倘嘗籌筆驛肯泛支機槎拊膺
呌蒼梧握血凝丹砂志決身亦殲衣冠葬梅花六人感其義廟
祀禮有加足知公心在休咲直道賒歲久金碧黯荒祠惟莫鴉
初疑鼓吹喧草深亂鳴蛙豐碑盛勳德甯類世俗誇翠蘚蝕銀

鈎字畫分歙斜守土今爲誰青箱嗣瑯琊謂州侯王培蓀昔刊雙忠集
流馨滿金華復此瞻遺像丹青拭篆蝸卜云棟隆吉薦豈鼎實
奢精靈匪遠隔苑在霜蒹葭我欲寄瓣香紫茸奠春茶試歌迎
神曲風馬乘雲車日皎灊山巔星爛淠水涯三光一迴照萬古
同咨嗟

題史閣部遺像　蔣士銓

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短小精悍目有光廉信與下均
勞苦國史大書如寫眞鬚眉凜然社稷臣生不逢時死得所雲
臺麟閣嗟何人遺言欲葬孝陵側公屍已潰那可得梅花嶺頭
冰雪魂生死南枝不向北袍笏作身將作兒文壁子孫非我支
請看前世旋螺髮換出新霜兩鬢絲公當蓼賊謀兵禍半夜朱
衣獨危坐神光照人賊駭竄始信相公難得臥彼時狀貌若此
圖斷幅流傳半有無偶隨神物金函守終使兒孫鐵筆摹挂向
祠堂生氣勃伏臘年年採薇蕨南都戰壘草連天北嶺梅花香
到骨吁嗟乎公不講學不立黨遺大投艱毅然往宗澤難平統
制譁張詠空留益州像家書紙紙飛血痕客衣誰揭小東門不
如柴市招魂葬齒髮猶埋信國墳

增　梅花嶺揚州雜詠之一　趙翼

閣部督師開幕府屹爲金陵守門戶羣奸處堂嬉燕雀諸將爭
地鬥豺虎苦心嘔血作調人猶冀殘碁一著補可憐運去力不
支城破伏尸胥鑕斧亂骨縱橫覓不得或傳赴水死江滸梅花
嶺頭葬招魂遺命空思孝陵土

增　梅花嶺拜史閣部墓　吳錫麒

風雨如聞轉戰急精靈閃爍穹碑立嶺路斜通下馬尋墓門側
撩披蘿入閣部衣冠此地埋一坏碧葬最堪哀莫疑兵解平原
去原是前身信國來當時出撫淮陽地羣盜紛紛趨鳳泗大樹
聲名馮異呼長城氣勢英公倚卽敎談笑領戎旃叱咤風雷闘

外專定可刻期除大憝豈容飛矢射承天一朝事去金甌裂眼
見京師遭喋血椒殿尸橫慘可知鼎湖髯墜嗟安說辛苦麻鞋
何處奔悤傳南渡共承恩龜茲自限朝廷小龍種居然帝子尊
偏安本是貪休暇流溺上書聽者怕誰能擊楫誓中流誰念渡
河呼半夜處堂燕雀共啾啾當軸猖狂馬阮儔一載紅羊餘壞
刼千秋白馬禍清流東林報復讒爭構密網生逃大悲咒把臂
應無周紡平同心尙有黃公覆分閫蒼黃拜表行登壇旗鼓氣
縱橫招賢特啟公孫館撫士如歸趙郡營騾蹄那不思馳逐蝸
角豈知終局促臣子徒吟正氣歌君王偏唱無愁曲太平風景

滿朝歡諧價西閣盡得官竈下爛羊新應勅帳前青犢嗇登壇昨聞中使艮家選玉卮金鋪開別院燕子朝陳御客箋桃花夜擁歌姬扇警報牀頭醉不知荒迷秪自逐兒嬉徒誇鐵鎖橫江計會見銅駝埋棘時艱難獨仗嬰城守落日蕪城孤兔走運去難留豪傑心權分共掣英雄肘蜀岡磷火徹雲端百死甯消一寸丹苦語椎心慈母遠遺言埋骨孝陵難寒原莽莽沙沈鐵野火青燐互明滅慘淡雲黃自裹屍迷離草碧誰收血左牽弓刀想像存梅花嶺上記招魂蛟螭勁氣千枝鐵冰雪寒香萬古裛新祠

昭代隆恩沐遺墨循廊我重讀正論何須御聘書孤懷早入褒忠錄臨淮第宅幾人留珍重前朝土一邱賸有二分明月照感人翠羽話啁啾

增 梅花嶺拜史閣部墓　沈德潛

閣部餘坵壠碑文筆有神蟲蛇殘四鎮冠劍葬孤臣一死人長在千秋草不春忠魂弔蘿石左懋第南北竝成仁

又　閔華

擁立自僉壬東南患益深艱難文相志忠盡武侯心精衞禽何補虞淵日易沈招魂遺墓在松柏已成林

拾梅花嶺謁史忠正祠墓　蔣士銓

十六年心事重來一拜中天令存畫像
聖爲表孤忠遺墨犒碑勒
宸題寶碣鎸梅花含笑處不與舊時同

購得史閣部遺像竝家書眞蹟三首　蔣士銓

誰爲保圖繪公久外形骸身不歸柴市神猶墮藁街遺容亡國
棄膽墨野夫懷可惜衣冠葬無人抱此埋
守祀無兒託偕亡倚婦賢危軀成獨坐正氣本孤懸歉珮難同
畫精靈許竝肩請看家信字血淚尙斑然
代重雲臺像公堅馬革心孤忠前世立殘局再生任（本集作亂梅古冢發半壁敗棊任）畫日身應健傳觀感亦深虛堂駐靈爽從此謝銷沈

題史閣部遺像　袁枚

每過梅花嶺思公淚欲零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勝國衣冠
古孤臣鬚髮星宛然文信國獨立小朝廷
已斷長淮臂難迴落日戈風雲方慘淡天子正笙歌四鎭調停
苦三軍涕淚多至今圖畫上如盼舊山河
且喜家書在銀鉤字數行淒涼招命婦宛轉託高堂墨淡知和
血篇終說斷腸（札尾云書至此肝腸寸斷）當時濡筆際光景莫思量

太師畱畫像交付得歐公展卷人如在焚香禮未終江雲千里
外心史百年中怕向空堂捲霜天起朔風

又　　　高文照

素練凜風霜鬚眉怒欲張生原同信國死尙識睢陽心事緋袍
露江流玉帶暈南都成底業不盡上明光
太息瑯琊政君臣溺晏安中朝羣指馬四鎭日爭蠻運去功名
沮忠孤智力殫師門付衣缽慷慨竟身完
動地鼓鼙來危城一夕開矢窮猶齧齒舌在已兵摧白氣昏江
月貞魂戀嶺梅邗溝城下水嗚咽到今哀

豈有如公者投荒逐竄逋元和垂史筆一洗許張誣涕淚宗支
託雷霆臣姓呼微聞皖祠下鐵馬夜猶趨
記拜平原墓遺書重討論烈腸當日斷生氣至今存俎豆雙忠
峙（謂黃祠部）乾坤一死尊平生多感激展對輒聲吞

增史閣部　　　何文酒

一樣支殘局文山與武侯綱常同負荷志事本春秋大節
天褒慰完人
帝闕幽東膠如議祀俎豆並黃劉（謂石齋念臺兩先生今俱從祀孔廟）

梅花嶺拜史閣部墓　　　王士禎

梅花嶺外夕陽時步屧重來有所思異代衣冠餘蔓草千秋伏臘秖荒祠蕪城落日人烟杳瓜步清秋戍角悲蕭瑟西風松柏樹春來猶發向南枝

又　彭定求

極目層城古戰場忠魂飄蕩恨茫茫軍中空道臨裴度都下無由仗李綱碧血久從衰草沒白雲遙帶古梅香吾來暗灑三升淚髣髴靈旗下太荒

又　郭宗鼎

相國荒墳未百年梅花嶺上草芊芊滄桑幻恨銜精衛風雨羇魂哭杜鵑事至危亡心不易運逢否極力難全酬恩亦有三千士慷慨相從軀盡捐（公靖難守城文武官紳士及幕客盧渭何臨家人史澍李書等二百餘人皆殉）

又　陸朝璣

霜隕陵園碧草荒遭逢國步恨偏長未馴跋扈高劉性難滌好回馬旣腸百鍊遺骸還宇宙一坏香土瘞冠裳

聖朝寬大徵文獻易代忠魂不渺茫

又　吳岐

淮南表葬衣冠墓野史名存嘆息多邗水春秋供血食梅花今古弔詩歌黃泉將相羞朋黨白日松楸對薜蘿傳道淒風冥晦

夜忠魂還自哭山河

又　　李因培

諡起潢池國祚移雪讐無復矢加遺白衣濺血初傳檄鐵騎臨江獨誓師四鎮兵戈先自構一年鈞軸竟誰持元戎抗疏紆籌策太息孱王總不知

冰鑑曾聞賞識眞存亡社稷仗經綸可憐半壁當殘局獨抱孤忠感上旻誓戟艱難終一戰登陴慷慨更何人臨危自有平生志不必文山是後身

結綺臨春夢已殘徒勞丞相總師干中原大事同崩土南渡諸君肯據鞍書訣北堂餘涕淚魂歸高廟有衣冠聖朝寬典褒遺烈歲歲牲牢肅上官

王師精銳走雷霆南下諸州勢建瓴暮氣尚存眞宰相偏安難望小朝廷城頭刼火飛殘燒嶺上梅花遞暗馨史氏至今傳信筆遺蹤一一耿丹青

又　　袁義壁

滿目烽烟國步更强將力命與天爭三恩未了生前憾一劍聊從死後評祇寄赤心還故主何妨白骨枕荒城遺書字字孤臣淚熱血猶隨墨瀋傾

增　揚州秋感時謁史閣部墓　　潘　鏐

光嶽英靈河雒分尙餘寒燄射青冥將軍閫外空專鉞丞相營前竟墜星鬼哭秋原淒曉角鶴歸華表泣新亭秋風萬里荒林下手折黃花當薦馨

增　梅花嶺弔史閣部　　蔣士銓

號令難安四鎮强甘同馬革自沈湘生無君相興南國死有衣冠葬北邙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九原若遇左忠毅相向畱都哭戰場

增　史閣部祠　　趙　翼

遺像淸高故相祠當年建閫已殘基紛紜國事千絲亂辛苦軍鋒一木支箕尾歸天空有氣衣冠作塚竝無屍

聖朝褒卹恩何厚碑版煌煌

御製詩

四鎮調停已劃疆運移那得救垂亡生嫌棣萼枝偏暖（公弟可程曾降賊昔文天祥有弟璧降元或書以詩有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死葬梅花土亦香盡瘁孤忠諸葛表立君大義紫陽綱（見答攝政王書）終邀

御筆褒華袞千載丹心日月光

題督師史公遺像　　夏愼樞

黯黮烽烟逼舊都乾坤隻手付公扶邦危肯作降丞相世亂方
知烈丈夫宏演肝無胸可納姜維膽與淚同枯何人錯比姚平
仲白馬青城野史誣野史傳公跨白騾去如宋姚平仲故事者誣罔不足信也
朝拜中書墨未停莫銜戎命出郊坰羊亡豈有牢堪補魚爛惟
存骨尚腥四鎮已無全土宇兩兒猶障小朝廷千秋遺恨甯南
左君側清來錯引經左師舉兵北防弱矣
梅花嶺下葬衣冠誰辨殘骸碧血丹死比文山猶決絕任如諸
葛倍艱難書生縱有元戎畧相國何須大將壇總是奸雄巧推
諉置人危地自家安

舟次蕪城謁墓門宗臣遺挂炯猶存穿齦齒露唇間色透爪拳
藏袖裏痕公目爍爍有光齒微露更精於拳法剩有鬚眉留浩氣傳來冠履紹賢
孫小儒愧少如椽筆楚些哀傷莫返魂

增
恭和　　蔣士銓
御題史忠正可法遺像詩韻
生氣自
天題處見嶺梅新帶墨花芳忠褒異代綸兼綍柄荷危時綱失綱
王彥章猶傳一行小朝廷畧比同光
神兵壓地長城壞御笑孤臣尚守揚

增 明季咏史 張篤慶

坐使神州竟陸沈秋江百丈莫言深南還不少黃澘善畱守空
爲宗汝霖下瀨將軍竄故國大行忠義感雄心望仙閣裏千回
醉祗是難忘玉樹音

增 揚州四首 其三 吳錫麒

淚灑新亭拜表行竟勞丞相駐蕪城一軍轉戰晨傳箭四鎮喧
呼夜縱兵地洗烟花償小劫人騎箕尾應前生衣冠葬處梅開
早爭得南枝鐵骨撐

增 讀明史弔史忠正公 汪鑑

往事南都付逝波先生孤掌痛如何高劉坐甲忘關陝馬阮張
機布網羅天意怒翻新世界臣身誓殉舊山河忠魂不用澆寒
食麥飯梅花祭品多

江上旌旗水上舟三軍獎勵誓同仇擎天有柱時難挽斬佞無
刀恨未休四鎮烽烟銷故壘一朝陵寢賸荒坵祗今嗚咽邗溝
水猶帶當年血淚流

題史道鄰先生像 劉藻

一木支大厦成仁幾日間浩然畱正氣千古配文山

拜史閣部墓 王特選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閣部泣邦濱卻教世俗思忠毅曾許他
年社稷臣公親案應童子試時左忠毅首識之日好自愛他年社稷臣也聞者譁然後果驗

又　吳陳炎

養士恩深三百年國殤能得幾人賢傷心閣部梅花嶺夜夜冬
青哭杜鵑

增史閣部　張問陶

生遇羣奸死報君裹屍惟藉一江雲揚城破有傳公乘白馬投江死者梅花嶺
上衣冠冷淒絕前朝閣部墳

拜史督師墓　吳賢

勝國經衰亂垣星久下移廟堂憂板蕩士女怨仳傝割喪天方
甚童昏主不知羣臣爭聚訟丞相獨興師帷幄抒奇畧觚稜進
直詞維揚初秉鉞睢水已輿尸四鎮紛難解三軍淚盡垂南天
半壁倚大樹一繩維王謝同心日汪黃交鬨時中朝煬竈急薄
海處堂危插羽書飛速建瓴勢不支陣雖屯虎豹城莫守熊羆
碧血終埋草丹心尙向葵一生俱盡瘁九死勿傳疑信史千秋
在英名四表彌荒墳留石碣遺廟枕江湄寬大興王詔明禋守
土儀衣冠眞不愧俎豆儼如斯嶺上疎梅發堦前綠蘚滋譙樓
哀角動古寺晚鐘遲竿樹颸颸竄雕甍鳥雀窺雲霞來劍舄風

雨護旌旗懿範深瞻仰流風感夢思升堂三酹罷毅魄竟何之

史公祠春秋祭文　朱續晫

維年月日主祭官兩淮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某委祭官某敬
備牲牷以修賢祀伏惟
皇清賜諡忠正明督師太傅史公維揚守土勝國名臣半壁保障
竭忠貞於守禦孤城殉節盡職事於封疆路載義聲範爲臣鵠
盛世褒忠之典禮在不遺
聖朝崇德之隆恩霈無外時當春秋仲用事肅將妥若忠靈聿祈來
格尚饗

家祭文一

維
大清順治丁亥年戊申月甲子日不孝子德威謹以牲醴庶羞之
儀敢昭告於
顯考明督師相國道鄰府君之靈曰嗚呼府君授命在乙酉四
月二十五日距今丁亥年七月二十五日歷月凡二十有七於
禮爲禫禫期有制不孝於此有深愴焉其何忍無詞以告我府
君憶乙酉以前不孝以死許府君府君曰毋然汝來前予歷試
汝汝克供職一乃心力終巳弗替予倘汝嘉汝予與汝異派同

源昭穆相當汝當嗣子子有老母子罪不克事汝當事子母子獲罪宗社分必死死而負國恩泯泯一身何足惜惟天下謂國無人謂尊賢敬士無報今爲茲戚爰付身後事於汝汝必嗣子親筆遺書昭於簡冊不孝夔夔祇祇是承是似唯隕越爲府君羞厥後四月二十有五日維我府君授命揚之小東門慷慨激烈不孝侍側肺肝摧裂非不欲死方思治棺旋復被執羈縲十有二日脫身尋骸山積莫辨泣葬府君冠帶袍笏歸事大母以承遺訓恩不可負心不可欺非不能死自茲以還試闖多艱饑寒困窮迫其身焦勞抑鬱苦其心孑孑一身幾與死鄰非不可死夫情有所欲死力有所能死勢有所可死而卒三年如一日忍死以至於今日追維遺言義不敢決裂以負我府君也雖然不孝闇之人之所可能者人也其所不可知者天也兢兢自持是承是似毋敢隕越爲府君羞此不孝之所可能者若夫冒寒熱委溝壑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棄府君遺言不克終存沒府君苦心不克終白而謂天下後世謂不孝爲負府君言因謂府君爲不知人輕所付託爲府君羞不孝用是滋懼因茲禫期敢言昭告以矢不孝志以明示天下後世不孝終不敢隕越府君言爲府君羞夫忠則盡命孝當竭力不孝權之熟矣嗚呼府君忠

義在天如雷如電精英不遠其鑒饗諸

家祭文二

維

大清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三月癸卯朔越三十日壬申不孝孫纂

率曾孫山清元孫開純敢昭告於

顯祖考明督師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道

鄰公大人之神曰嗚呼吾祖孤忠殉難彪炳丹青乃明禋之典

遲之百年而後舉者纂不肖不克顯揚罔一纂之罪大矣粤稽

乙酉吾祖將致命之前七日痛先人之似續慷慨作書而以後

事屬纂父及城潰纂父被執羈縲十有二日星夜奔回求祖遺

骸不得葬衣冠於梅花嶺下時曾祖母高年抱痛越年與祖母

相繼卒家難百端纂父不忍與較傷我祖心自是往來吳晉流

離困苦每至墓側血淚交流懼守祀之無人也庚戌父自西來

倉卒見背時纂尚在襁褓僦居外家饔飧之給惟母十指鍼綫

是賴己巳纂入贅官方莫奮飛倏嬰瘵疾厥後疾小愈館姊夫

劉方伯幕中數載言歸為父營葬未幾母喪妻沒又遭鴞鴟爛

我窠巢提攜幼子藉眠僧榻此纂數十年來蒿目松楸而未能

上請祀典者時一念及未嘗不淚涔涔下也洎乎丙申甫有定

居又復之楚丙午射策旋反敬謁祖墓被巨猾占汚纂泣請當
路驅除築圍磚壙嗟乎使護守維謹何致慘遭踐蹂行道酸心
纂之罪大矣百身其何贖哉去冬命曾孫山清請運使詳定春
秋牲牢我祖今始得邀明禋之典是我祖生無慚於社稷沒當
奉爲明神史冊揚徽昭昭耳目所致非纂力能顯揚萬一也纂
之罪大矣嗚呼天地正氣貫格幽明上爲日星下爲河嶽方今
聖天子在上表微闡幽遐邇不遺吾祖將來必邀異數之褒獎惜
纂老且病惟冀曾元啟後承先綿熈嘗於百世我祖其默佑之
茲當春祀之期有司禮畢纂潔治豆實肅展微忱吾祖有知其
降而來格耶尚饗

家祭文三

維
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己亥朔越十有四日壬子
不肖元孫開純友慶謹以剛鬛柔毛清酌庶羞之儀昭告於
皇清賜謚忠正明督師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
書顯高祖考大人之神而言曰於穆我祖乾坤正氣臨危授命
配道與義自爲諸生受知忠毅是社稷臣許以偉器起家進士
筮仕推官恤刑折獄澤沛西安稍遷部秩漸歷臺端直聲凜凜

鐵膽銅肝開府於皖移鎮於六幕外風餐行間露宿訓兵練士
駒肥餉足賊焰雖兇避鋒山谷閭閻疾苦發黜差徭苛政猛虎
生民不聊利興弊革德音孔昭老弱安堵載歌且謠以少司農
晉大司馬督漕濬河志安民社傳檄誓師望重朝野明季不綱
一木大廈劉高跋扈馬阮藏奸避位閣臣督師淮揚四鎮初分
一隅垂亡調劑中外心力俱傷諸軍聽命傑屯瓜洲眷念揚民
兵燹遺黎闢禮賢館登籌邊樓侍疏靖難血淚交流遷延一載
兵糧掣肘鶴鎮北援燕磯南走降將既竄登陴徒守帶甲枕戈
甘心碎首北望上書遺音琅琅失養蔵砌同節蘭房歸我骸骨
願傍高皇一死報國九泉流芳往矣鍾陵悲哉梅嶺袍笏霜埋
松楸月冷湮沒百年明禋上請有司肅將子孫酸耿乾隆乙未
天子褒忠易名專謚勵節維風越年丁酉遺像入
官
題詩染翰獎慰優隆
內廷大臣
恩旨予私拜手賡歌孤忠丕播載泐金石載新輪奐遐邇瞻仰稽
首稱賀
翠華南巡維庚子歲

駐蹕廣陵遣官致祭牲肥酒醴玉帛是瘞純等載拜輝及苗裔凡
茲
曠典
聖人之恩大節不奪大倫克敦惟祖感召遺澤常存率循舊章曰
惟後昆茲當仲冬厥日壬子百有八十誕逢弧矢不孝如純維
何享祀嶺上孤梅江頭清水我祖陟降於昭在上赫聲濯靈歆
格秬鬯馱相揚城湖開保障佑啓後人庭生交讓敬修祀事執
爵告虔樂既三奏嘏辭是宣錫我介福世德聯綿聯綿百世惟
以永傳尙饗

忠正公遺集原序

乾隆乙未之冬十月先忠正公仰蒙
天子褒忠
賜謚越二年丁酉戶部侍郎彭公以公遺像進
呈恭奉
宸翰題詩一章以
御製書事文
命大學士于公敏中書之像端而錄公上
攝政王書於後竝

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奎章炳煥昭兹來許誠亙古以來未有之
盛典也庚子甲辰
翠華南幸
特遣大臣于公祠墓奠酒
聖澤頻頒褒榮已極公可不待文章傳矣伏念公孤忠亮節載在
史志當誓師勤王時凡奏疏筆札皆足以見慷慨致命之志今
天子特予褒揚俾垂奕禩純爲孫子顧敢漠然已乎公之大節固
不待文章傳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謹就先府君所付遺稿分編
列爲四卷敬繕
宸章冠諸卷首而以史志記贊題辭附焉編次既定付之剞劂益
幸遭逢
聖主爲千載一時云甲辰孟夏元孫開純敬識

增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鄰先生像並家書絕筆進
呈
皇上褒
上深許其忠

賜題
賜謚其元孫開純感
君恩褒祖德將
聖製及先生遺文闡揚傳後而屬枚為跋枚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臣成湯不徵葛伯之剪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為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粲陈名韓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
聖覽苦節忽蒙
聖褒遭遇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卽異代之恩亦未必為先生所樂受而卒之幽隱之光日炤之而愈明旃檀之氣風吹之而愈芬凡此者皆天也我
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
聖謨而嘉嘆之又寵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為臣子者得是編而循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後學袁枚敬識

史忠正公集後序

戊申八月杪光旭游邗上假館於廣儲門外之梅花書院九月朔齋沐肅衣冠謁明閣部史忠正公新祠竝展公墓公之裔孫

史忠正公集　卷末　序

開純友慶趨而謝焉明日復踵門來謁出公全集屬光旭爲序光旭不文而讀公之文則有不能已於言者夫明季之變闖賊躪畿輔思陵死社稷及羣臣迎立福王忘君父之讐耽優戲之樂公以一身子立於國破君亡萬事瓦裂之秋比之文信國則內無秀夫枋得之維持外無世傑庭芝之禦侮是不幸中之尤不幸也讀公奏疏如請出師討賊請進取論人才請行徵辟保舉諸篇不啻武侯之表宣公之奏議也然而一圤不可以障橫流一木不能以支大廈國命中絕人材衰息老臣經國之苦心抑塞而不獲少伸孰有痛於此者哉越百三十餘年乙未仲冬恭逢我

聖天子下褒錫之詔舉易名之典

賜諡忠正表揚其大節而推闡其學術心事

天章疊被雲漢昭回有司承

詔旨修墓葺祠刻公遺像歲以春秋祭祀恭泐

御製書事及公復睿親王書於壁以示久遠公全集開純手編凡四卷卷首恭錄

宸翰暨在

廷諸臣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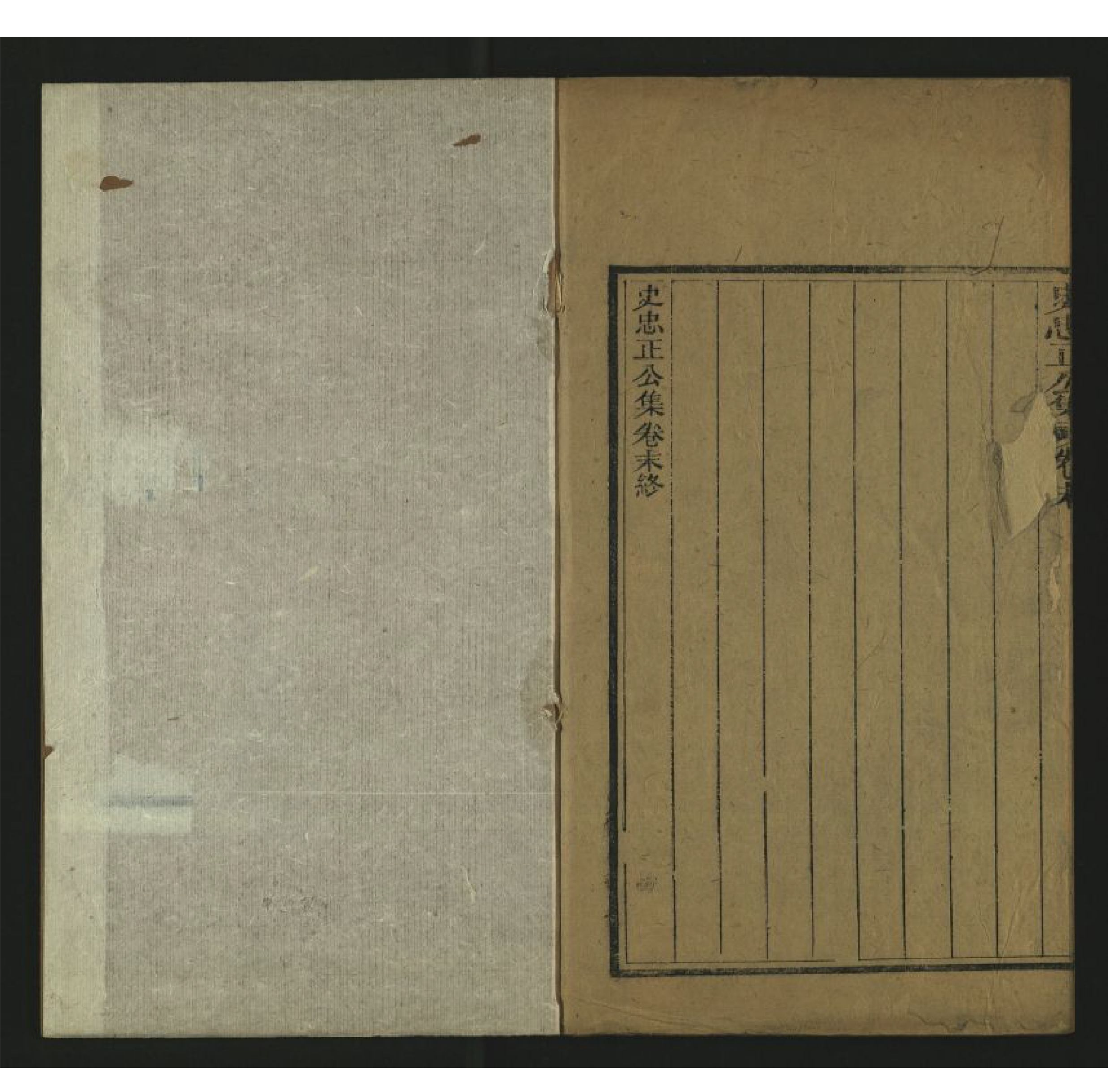
制之作卷末則以諸名人題咏附焉光旭伏而讀之竊嘆感人之深莫於文章公少時受知於左忠毅公左視學時拔公文置第一且以爲異日能支拄天下者左之知公固神抑亦公之文早有慷慨磊落之氣剛大正直之性流露而不可揜者乎今殘煤斷簡凜凜猶有生氣覽公集者百世而下殆將如見其人矣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既望梁溪後學顧光旭敬書

重刻史忠正公集後序

於戲公豈待文章傳哉其志事直繼漢武侯宋文山而收有明三百年尊賢養士之報者也後人采掇遺編存什一於千百然能使讀者頑廉而懦立則所以感發而興起者必流露於語言文字之外忠肝義膽天地爲新惜家藏板本多不克見或散軼他出者復無從遍訪考古之士憾焉茲幸購全集較對完善譌者正闕者補一仍篇第之舊而增其所本無乃募諸同學重刻於尊經閣蓋昔李覯泰伯之作袁州學記也以爲學者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爲朝家教學之意若公非其人歟覽是編者當不獨寶貴其文已道光己酉

醴陵後學羅文謙謹識

歲己亥自　闕里歸遠道揚州拜公祠墓於梅花嶺翼日晤
公七世孫號樂亭者於揚之草巷獲觀公親筆書斗酒縱橫
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楹帖筆墨飛舞而公祠後圃亦刻
公親書論存雲壑賞欲洗菱魂清一聯惜木近剝落若世傳
公降筆聯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祠墓傍江山則謝蘊山中
丞啓昆守揚時雙鉤懸廟至祠聯則吾鄉陳文肅大受之守
社稷秖江北孤臣嘆當年剩水殘山尙留得風中勁草問衣
冠惟淮南坏土想此日冰心鐵骨應伴取嶺上寒梅燕山紀
縉之酬三百年養士之恩揚子城邊毅魄遙依鍾阜士敎千
萬世爲臣之道梅花嶺上芳聲常逐廣陵濤墓聯則蔣心餘
太史士銓之讀前生正氣之歌廢書而嘆結再世孤忠之局
過墓興哀又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
分明月萬梅花皆嘖嘖人口合并附錄文謙再識



史忠正公集卷末終